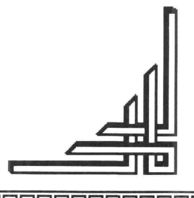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少年文學名著 1

金銀島

原著：羅伯特・路易士・史帝文生

改寫者：夏明華









人物簡介

吉姆：是蓬勃旅館的小主人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從畢爾身上得到金銀島的藏寶圖。不但是尋得寶藏的最大功臣，也是全書的靈魂人物。

黎佛希：是位正派的紳士，在潘紐拉號上擔任船醫。他處事冷靜，是應付尋寶危機中最主要的執行者。此外，他也善盡醫生的職責，不論對任何受傷的患者，都用心治療，是最受敬重的人物。

屈勞尼：是位有錢的大地主，也是這次尋寶行動的





資助人。他為人隨和、熱心，但卻因為心中藏不住秘密，差一點兒害大家命喪荒島。

萊特：是潘紐拉號的船長，航海經驗豐富，管理嚴格。由於他早就對水手們有防範之心，預先保住防身的槍械和火藥，才使大家免受殺身之禍。

希爾：是海盜的首腦，他只有一隻腳，但行動卻異常敏捷。要不是手下過於急躁，否則財寶非他莫屬。

畢爾：是個性情暴躁的老海盜，自從住進蓬勃旅館之後，就為吉姆一家帶來噩運，不過也因為他身上的藏寶圖，為整個故事帶來一連串高潮。

導讀

「金銀島」是英國作家史蒂文生的成名作，也是他所有作品當中，擁有最多讀者的一部小說。

史蒂文生，一八五〇年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。他自幼體弱多病，長大後又罹患肺病和神經衰弱症，於一八九四年因中風病逝，享年只有四十四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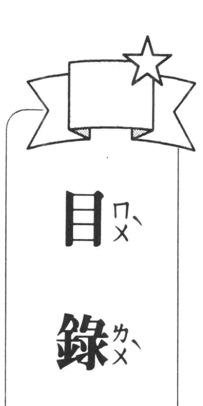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三十一歲那年，因為陪兒子羅艾德畫畫，偶然畫了一幅海島圖，激發出靈感，於是提筆寫下了這部膾炙人口的探險故事。而他的祖父

和父親都是燈塔建築師，對他寫出與海洋有關的著作，也有著相當大的影響。

「金銀島」這部作品是虛構的故事，全書最成功的地方，就是對人物的塑造。他充分描繪出，人為了追求財富，而要盡各種手段，甚至死於非命的人性百態。

其中，希爾更是作品中的代表人物，他足智多謀、陰狠毒辣，是個十足的偽君子。整個尋寶行動，幾乎就是在他的陰謀設計下展開，也只有他，能同時依附著正、邪兩邊，換得了最後的生存與自由。

此外，整部小說佈局構思的巧妙，也是非常傑出，一氣呵成。讀者只要一開始看，就會愛不釋手，回味無窮。



目錄

目錄

老水手

屈勞尼老爺、黎佛希醫生和幾位老朋友要我把金銀島的詳情寫下來，於是我從一七××年開始動筆，只是故事裡沒有提到島的方位，因為島上還有財寶沒發掘出來。

這個回憶要從我父親開的「蓬勃」客棧和那位臉上帶著刀疤的老水手寫起。他是個身材高大、體格壯碩的傢伙，穿著很差，講話和舉動也很粗暴，但看起來又不像是個普通的水手，倒有點像大副或船長，一個喜歡下命令或動手打人的人。

老水手不愛說話，住進蓬勃客棧之後，白天就在海灣或懸崖一帶走動，晚上則坐在客棧內靠近火爐旁的角落，喝著濃烈的萊姆酒，對其他人的搭訕，大多是不理不睬，或臉上露出兇相，鼻子發出聲響很大的呼氣聲。

而他最令人害怕的時候，就是當他喝了太多酒，腦子受不了，便高聲唱起邪惡而狂野的古老船歌；或叫更多的酒逼所有人一起喝，一面還聽他說許多恐怖的航海故事，甚至一起大合唱。總之，他狂性大發的時候，任何人都得聽他的指揮，直到他醉倒，才算了事。

我父親常說，我們這個小客棧，總有一天會被這個老魔王搞得關起大門，結束營業，除了老主顧不敢再上門外，最主要的，是他只付了第

一個星期的住宿費，之後，根本連一文錢也收不到。我想，父親會早死，跟他活在那種苦惱和恐懼的日子當中，有很大的關係。

不過，在我們這個生活平淡的鄉村，人們起初雖然會怕他，但心裡卻又很想聽聽老水手的故事，至少知道些新鮮刺激的事，來調劑一下生活。所以有些年輕人私底下叫那老魔頭是「老牌的水手」或「真正的海上英雄」，甚至還認為他是真正顯現英國海上威力的好漢呢！

老水手雖然令大家害怕，但我們漸漸才發現，他住在蓬勃客棧，不是為了找同行或同伴，反而刻意迴避著前來投宿的航海員；而他也曾悄悄吩咐我，隨時留意偵察一個獨腳的水手。顯然在他的心裡，正害怕著某些人物的出現，而我也受到影響，常常在睡夢中，見到那獨腳怪人緊

追著我不放，那真是最可怕的惡夢。

老水手究竟在怕些什麼呢？不久，終於有事情發生了。

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，老水手一早就出門了。父親由於病重，母親在樓上照料，只剩我在大廳擺餐具。就在這時候，大門打開了，一個面色蒼白，左手缺了兩根指頭的漢子走了進來。

我問他要什麼，他說要杯萊姆酒，但不等我去倒酒，他就叫我到他面前，問道：

「你在幫我的老伙伴畢爾準備早餐嗎？」

我回答說我不認識叫畢爾的人，早餐是為店裡的一位客人準備的。

「他的右臉是不是有一道疤？而且他的脾氣很古怪，特別是喝醉之



後。……」他說：

「行啦！你明白告訴我，畢爾現在在這屋子裡嗎？」

「他出去散步了。」我指指遠處那座大岩石，表示那是老水手可能的去處。

那人又問了我幾個問題，然後說：

「太好了，對畢爾來說，見到我，就像喝酒一樣痛快！」

但是，我看那陌生人臉上沒有一點愉快的表情，如果老水手真的是畢爾的話，可能也不會很高興見到他的。那人在客棧門外走來走去，東張西望，好像一隻貓等著抓老鼠似的。雖然這不關我的事，但也被那人弄得有些緊張。

終於老水手遠遠的出現了，不料那陌生人卻一把把我拉到大廳的角落裡躲著。我感覺得出來，他一直在吞嚥著口水，一隻手緊握著繫在腰間的短刀柄，一隻握著我的手則微微顫抖。毫無疑問的，這時候我比他更害怕。

老水手終於走進了蓬勃客棧，隨手關上門，完全沒有留意四周有什麼異狀，便朝餐桌走去。

「畢爾。」陌生人叫了一聲，我聽得出，那聲音是故意壯著膽子說的。

老水手迅速轉過身來，只見他原本棕黃色的臉全變青了，彷彿是見到了鬼。接著，他驚叫了一聲：

「黑狗！」

「嗨，畢爾，自從我失去兩根手指之後，咱們倆還沒見過面呢！」

黑狗邊說邊伸出那隻殘廢的手。

「你總算把我找到了，直說吧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孩子，你倒兩杯酒來，」黑狗對我說：

「然後到後頭去，別偷看，也別偷聽我們說話。」

我自然不想那麼聽話，酒端出來後，便躲進大廳外的門邊，盡量去聽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。但是，一開始他們交談的聲音很低，等到音量變大到我能聽到時，已經是他們起了爭執，所引起的叫罵。

隨後，一陣可怕的叫罵和掀倒桌椅的聲音，驚動了整個客棧；緊接

著刀劍齊鳴，我還來不及探頭去看，就聽到一聲慘叫，只見黑狗奪門而逃，沒一會兒工夫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而這時候，只聽到畢爾叫道：「吉姆，拿酒……」他話沒說完，便「碰」的一聲倒在地上，雙眼緊閉，臉色鐵青，要不是還喘著氣，真當他已經死了呢！

母親這時也已經聽到聲音，到樓下查看，見到這番景象，嚇得慌了手腳。還好，黎佛希醫生正巧要來替父親看病，不但為我們解了圍，也救了畢爾一命。

而畢爾並不是在和黑狗打鬥時受了傷，完全是因為酒喝太多，加上一時的激動，才引起的中風，在經過醫生緊急放血之後，不久就恢復了

知覺。

醫生離開前交代我說：

「他至少得躺一個星期，別拿酒給他喝，否則他就完蛋了。」

黑帖

「喂，吉姆，我煩得要死，倒杯酒給我嘛！」畢爾休息了一陣之後，又開始吵鬧：

「如果我不快喝口酒，待會兒一定會發瘋，小心鬧得全客棧雞犬不寧！」

由於父親病得很重，需要安靜，我不得已，只好倒了一杯酒給他。

他接過酒，貪婪的一口就喝光了。

「孩子，你扶我起來，我不能再躺在這兒。」他一面從床上吃力的

坐起來，一面說：

「既然被發現了，不久他們就會送黑帖來；他們保不住自己的錢財，卻專打別人的主意，我得做點準備，好再捉弄他們一下。」

他雖然有心想做些什麼，但身體狀況似乎無法支撐，才坐了一會兒，就又躺了下去。

「看樣子我是再也躲不了了。」畢爾說：「他們要找的東西，是我的那口舊水手箱，如果他們送黑帖來，你就立刻騎馬去找那醫生，叫他把所有的人手召集起來，把老佛林特那幫人一網打盡。」

「什麼是黑帖呀？」我問道。

「那是一種通知，等他們送來，我就告訴你；不過你千萬要盯著點，我發誓會和你平分那些財寶。」——

畢爾扯了一會兒，吃了藥，又昏昏沉沉的睡著了。我心裡一直很擔心，不知道該不該把聽到的事告訴醫生，否則畢爾一後悔，說不定會把我殺了滅口。不過，我並沒有擔心多久，因為我那可憐的父親在當天晚上去世了，悲傷加上一大堆的瑣事，讓我沒功夫想到畢爾，也就忘了害怕。

到了出殯後的一天下午，我在客棧門口，看到一個眼睛戴著綠色眼罩，手上拿著手杖的瞎子，邊走邊敲的走來，嘴裡怪聲怪調的喊道：

「有哪位好心的朋友，願意指點我這個可憐的瞎子嗎？」

「你正在『蓬勃客棧』門口。」我說。

「好心的朋友，請扶我進去休息一下好嗎？」

我一伸出手，那瞎子立刻用老虎鉗似的手一把抓住，把我拖到他身邊，低聲說：

「別出聲，帶我去找畢爾，不然我扭斷你的胳臂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使勁扭我的胳臂，痛得我想叫又不敢叫，全身冷汗直流。那瞎子又交代了我兩句話，然後抓著我，推開客棧的門，只見已經喝得有些醉醺醺的畢爾，獨自坐在一張餐桌前。

「畢爾，有朋友來看你。」我照瞎子的吩咐叫道。

畢爾抬頭一看，酒意全消，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看起來還真恐怖。

他動了一下，似乎想站起來。

「喂，畢爾，你坐著別動。」那被畢爾喚做皮五的瞎子感覺很靈敏，他立刻叫道：

「我雖然看不見，但一點點風吹草動都聽得見，你還是照規矩，把手伸出來。孩子，你把他的手拉到我的右手這兒來。」

我和畢爾都順從了他。只見他從口袋取出一件東西，塞在畢爾的手掌裡。

「好了！」瞎子說了一聲，忽然把抓住我的手一鬆，飛快的跳出客棧，跑到大路上，動作既敏捷又準確，非常驚人。

過了一會兒，我和畢爾才回過神來，發覺我還一直握著他的手，而

瞎子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。我鬆開手，畢爾把手縮回去，仔細看著他的手心。

「十點鐘！」他叫道：

「還有六個鐘頭，我來得及準備對付他們。」

畢爾迅速的站了起來，但隨即身體搖晃了一下，伸手按在喉嚨上，發出一聲怪叫，就直挺挺的倒了下來。

我嚇了一跳，立刻衝過去查看，但一切都太遲了，畢爾第二次的中風，已經奪走了他的生命。我確實不喜歡這個人，但父親過世的悲傷還在心頭，現在又見到死亡，還是忍不住大哭了一場。

等心情恢復平靜之後，我立刻感覺到目前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，如

果畢爾真的有錢的話，除了我想取回他欠的住宿費外，他的那些不友善的伙伴——黑狗和瞎子，也絕對不會放棄的。

我記起來，畢爾曾要我騎馬去找黎佛希醫生，可是我又怎麼可能丟母親一個人在家，沒人保護。事實上，我們也不能一直待在屋內，天曉得什麼時候大難就要臨頭。於是我和母親決定先到鄰近的村莊去求助。

但是，當我們走遍了整個村莊，卻沒有任何一家人肯幫我們保護客棧，只願意借一枝裝了子彈的手槍，和兩匹配好馬鞍的馬；另外還派了一個孩子去找醫生，請求武裝人員來援助。

我們得不到及時的協助，只好滿懷著憤怒和恐懼，回到客棧。畢爾還是像我們離開時那樣躺著，眼睛睜開，一隻胳臂伸向一邊，在燭光中

看起來，的確有點嚇人。

「我得找到那把開水手箱的鑰匙。」我忍住心裡的害怕，走到畢爾的屍體旁，跪下來，先扳開那緊握住拳的手掌，看到一張捲著的小紙片，一面是黑色的，另一面則端正而清晰的寫了幾個字：「限你在十點鐘辦妥。」毫無疑問的，這就是畢爾最不希望收到的黑帖。

我看看牆上的掛鐘，才六點鐘，還有四個小時。我繼續在他身上的衣袋裡摸索，但沒有發現任何鑰匙。

「他會不會掛在脖子上？」母親提醒道。

於是，我扯「開他的衣領，果然看到一根細繩子，我用從他身上找到的小刀把它割斷，果然找到那把鑰匙。隨即我們上樓，跑進畢爾的房

間，打開那只水手箱，翻了一遍，除了一套整潔的好衣服外，其他全是一些亂七八糟的小東西。

正當我們覺得找不到什麼值錢東西的時候，母親很煩躁的把放在箱底的舊斗篷一掀，發現了一個用油布裹著的小包和一個帆布袋。我立刻把布袋打開，終於找到我們所要的錢幣，只是裡頭什麼國家的都有，偏偏英國金幣最少。

我們正要算錢時，卻忽然聽到那個瞎子的手杖敲著路面的聲音傳來，嚇得我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。不久，樓下就傳出手杖猛敲客棧門和扭轉手把的聲響。

還好，瞎子在得不到反應之後不久就走了，使我們鬆了一口氣。但

還來不及把錢算完，卻又聽見老遠的小山上，傳來一陣低聲的口哨，令我們又感到不安了起來。

「快走吧！」我扶起母親，把錢幣塞進口袋，隨手又撿起油布小包，連蠟燭也沒拿，便摸索著下樓，逃了出去。

我們離開客棧不遠，就聽到有幾個人跑過來的腳步聲。還好這附近有一片薄霧籠罩著，沒有被月光劃破，否則我們一定會被那批人發現。

「你帶著錢先跑吧，我快暈倒了。」母親嚇得雙腿已經不太聽使喚了。而我也不知是從哪兒來的勇氣，居然撐住母親，把她拖到小橋下，在離橋墩很近的地方躲著，耳朵則聽著客棧那邊傳來的聲音。

藏寶圖

過了一會兒，我的好奇心戰勝了恐懼。我爬回岸邊，躲在一叢樹枝後面，注視著客棧前面大路上的情況，只見七八個人飛快的跑來；看得出來，其中一個就是那個瞎子。

「咦，門是開著的！」跑在前頭的一個人叫道。

「進去，快點進去！」瞎子叫道。

立刻有四、五個人衝進了客棧，只留下兩個人陪著瞎子站在大路上。沒多久，屋內傳來喊聲：

「畢爾死了！」

「快搜他身，其他人到他房裡把箱子弄到手！」瞎子大聲喊道。

屋內立刻傳來在樓梯上跑的腳步聲，沒多久，畢爾住的房間的窗戶「砰」的一聲被推開了，有人伸出頭來，叫道：

「皮五，有人翻過箱子，弄得亂七八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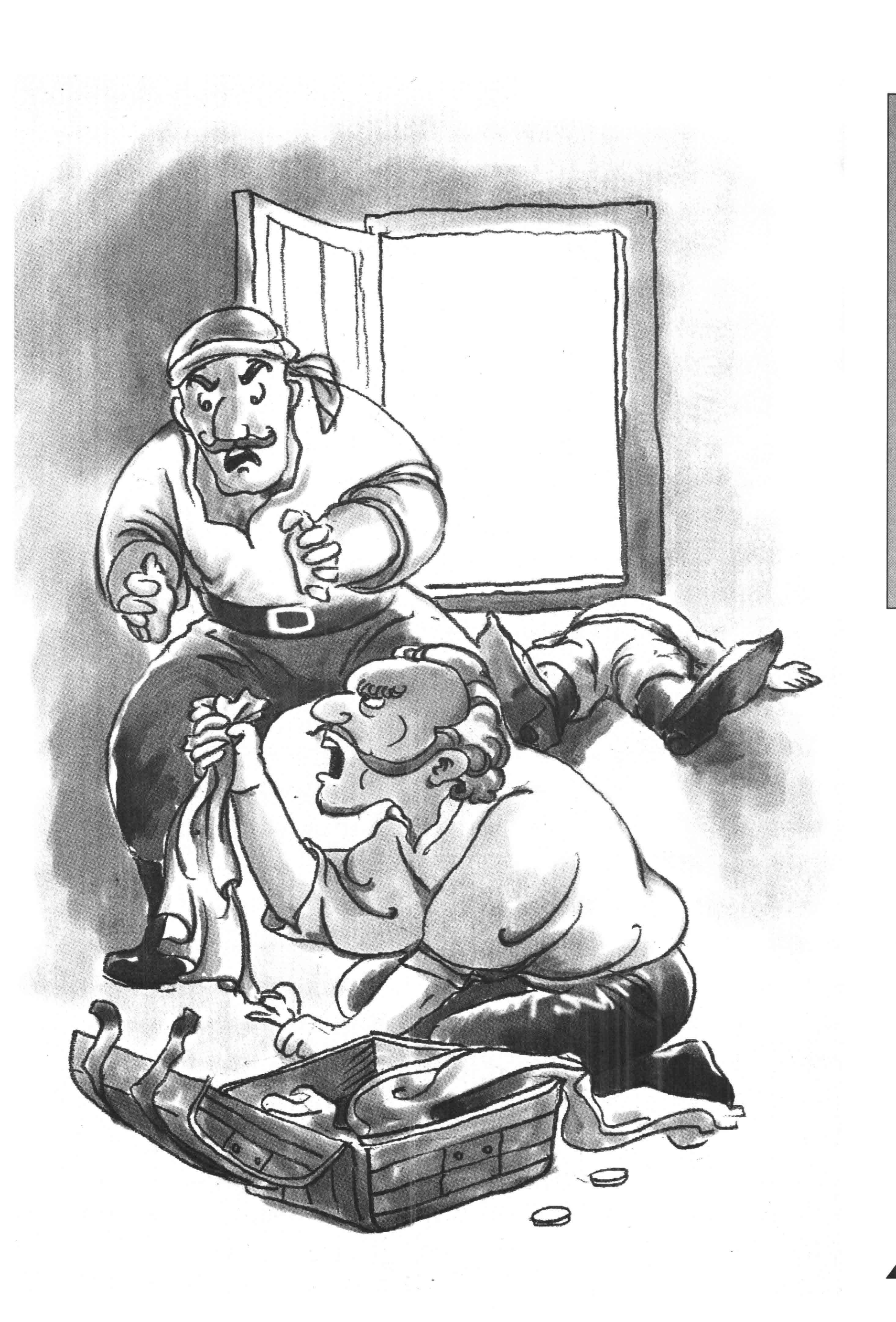
「佛林特親手畫的地圖還在不在？」瞎子急忙問道。

「我們什麼也找不著。」那人回答道。

這時，客棧門口也有人探出頭來說：

「畢爾身上什麼也沒有。」

「一定是那個孩子幹的。」瞎子氣憤的嚷道：



「他們剛剛還在這兒，快，大家分頭去找。」

就在他們一夥人走出屋外，準備動手找我們的時候，附近山腰上傳來兩聲口哨。

「德克來了，咱們快閃！」有個人喊道。

「怕什麼怕！」瞎子叫道：

「德克是個笨蛋，你們不要把他放在眼裡。那小鬼一定沒跑遠，快去把他找出來，財寶就是我們的了！」

但是沒什麼作用，那一夥人似乎有什麼顧忌，都站在路上，猶豫不決。瞎子火大了，舉起手杖瞎打一陣，邊打還邊罵人，結果引起互相的對罵。

就在那些傢伙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另一個方向傳來了一陣馬隊飛跑的蹄聲；同時，一聲警示的槍聲，劃破了天際。那夥人立刻一哄而散，各自逃命，只留下瞎子皮五，獨自在大路上，一面摸索前進，一面呼喊著伙伴。

瞎子大概也慌了手腳，不再有先前那種俐落身手，他走錯了方向，竟然迎向了馬隊，等他發現已經來不及了。領頭的馬撞到了皮五，只聽到他慘叫了一聲，便被馬蹄踢開，倒在路旁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
我跳出樹叢，叫住了那些騎馬的人。原來他們是緝私隊，聽說我們這一帶有海盜出沒，當天晚上就動身來這裡，路上又碰到幫我們去找醫生的孩子，所以幸運的救了我們母子一命。

緝私隊長在聽完我的敘述之後，立刻派人將我送到黎佛希醫生家，但醫生正巧到屈勞尼老爺的莊園做客，於是又將我送到屈老爺的莊園。屈老爺是個身材高大的人，有一副爽快、隨和的面孔。由於他常常出外長途旅行，所以臉上飽經風霜。

在見到醫生之後，我的心情也平靜了許多，於是便將所遭遇的事情，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，並將口袋裡的油布包原封不動的交到醫生手上。

「屈勞尼，」醫生問：

「你該聽過佛林特這個人吧？」

「那當然，」屈勞尼大聲說道：

「他可是個海上頭號殺人不眨眼的大盜。和佛林特比起來，『黑鬍子』根本就不夠看。我就曾在海上親眼看到過他的帆船呢！」

「我覺得這油布包裡的東西，能夠指示找到佛林特所埋的寶藏，你覺得值不值得去試一試？」醫生又問。

「絕對值得！」屈勞尼說：

「只要你有興趣，我立刻到布里斯托港準備一艘船，哪怕要花上一年的時間，也要把那些財寶給找到。」

「好。」醫生把油布包放在桌上，說：

「如果吉姆不反對的話，我們就把這包東西打開。」

油布包裡面裝著一個本子和一份封口的文件。本子內的前幾頁，是

些隨手畫的東西和單字，看不出有什麼名堂；後面的十幾頁，則記滿了一些古怪的帳目，而且記了將近二十年之久，時間愈往後，記的金額也愈大。照屈勞尼的推測，這應該是海盜在打劫後，記錄時間、地點及分贓情形的詳細資料。

至於那份封口的文件裡，則有一張地圖，圖上畫著經緯度，標明了附近海域的深度，還有山名和海灣名，以及導引船隻靠岸的一切說明。

這座島長約九哩，寬五哩，好像一條豎起身子的大龍。島上有兩個陸地環繞的海港，島中心有一座小山，標著「望遠鏡」的字樣。另外還有幾個應該是後來才添的紅色十字標誌，兩個在島的北方，一個在西南方，這最後一處，另外寫著「財寶主要在此」幾個字。

地圖背面還有一些註記：

「高樹，望遠鏡山肩，方位東北偏北。」

「骷髏島東南偏東。」

「十呎。」

「銀條在北方地窖，順東邊小圓丘方向去找，離黑岩南邊十嘚，岩面正對圓丘。」

「武器在北部海岬北方的沙土山上，方位東偏北四分之一。傑·佛」

看完了地圖，我還是一知半解，但那兩位先生就顯得非常興奮。

「黎佛希，」屈勞尼說：

「你不用再幹醫生了，明天我就到布里斯托買艘最好的船，挑選最棒的船員，我們一起去找到那個島，弄到錢，一輩子享用不盡。」

「那當然是最好嘍！」醫生說：

「但是還有一個人會令我擔心。」

「那人是誰？」屈勞尼高聲問道：

「我負責擺平他！」

「就是你。」醫生說：

「你這個人的缺點，就是藏不住話。要知道，這份密件不只我們三個人知道，尤其是那些亡命之徒，一定會不擇手段想奪到財寶。從今天

起，我們誰也不能單獨行動，吉姆跟著我，你則叫喬依和亨特陪著同行；最重要的，是千萬不能洩露半點風聲。」

「放心，」屈勞尼拍著胸脯說：

「這次我一定像個石頭一樣，一聲不響。」

事情就這麼說定了，不過出發前的準備工作，並不如預期的那麼順利。屈勞尼在布里斯托忙得不可開交；醫生則跑到倫敦，找別的醫生接替他的業務；而我就只有住在莊園裡，夢想著航海的事，懷著無限的期待。

幾個星期之後，屈老爺終於來信了，由於醫生不在，所以由我代拆，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寫的：

「船已經買到並裝備完成，這是一艘重兩百噸的縱帆船，名字叫『潘紐拉』。爲了買這艘船，老友布蘭可花了不少精神，明白點說，布里斯托的人一聽說我們要去尋寶，大家都很熱心幫忙。」

信看到這裡，我知道屈老爺終究還是藏不住秘密，要是醫生知道了，恐怕又要不高興了。我繼續看下去：

「現在最令我操心的，是找船員的問題。幸好我遇見一位在當地開家小客棧的希爾，他過去也是個老水手，一直過不慣岸上的生活，聽說我想召募水手，便自願在船上當廚師。他雖然缺了一條腿

，不過精神和勇氣仍是令人敬佩。更好的是，希爾還幫我召募了一隊強健的老水手，我敢說他們的能力足夠打敗一艘戰艦呢！

「我現在吃得飽、睡得足，精力充沛得很，恨不得能馬上出海，你們儘速趕來。吉姆可以先回家住一夜，和母親話別。」

這封信令我興奮極了，第二天一早便趕回蓬勃客棧。客棧在屈勞尼老爺的資助下，重新整修了一遍，還添置了一些家具，找了一個小徒弟，所以母親的精神顯得愉快許多，令我放心不少。

過了一夜，第二天中午，向母親和「蓬勃」老店告別，在屈勞尼的僕人雷德陪伴下，踏上了尋寶的冒險之旅。黃昏時分，我們在喬治王客

棧門口搭上驛車，第三天早晨便順利來到了布里斯托。

「你們來啦！」屈勞尼一見到我們，就大聲嚷嚷：

「昨天晚上醫生也從倫敦趕來，這會兒全員到齊嘍！」

「我們什麼時候開船？」我問道。

「明天！」他說：「明天就出發！」

獨腳希爾

吃完早餐，屈勞尼給我一封信，指出往「望遠鏡」客棧的路，要我把信交給希爾。我正想多看到一些船和水手，便高高興興的出門，在許多車子和貨物當中穿進穿出，終於在碼頭邊找到那家小客棧。

我一眼就認出了希爾，他的左腿沒有了，左肩下拄著一根枴杖，不過身手倒是非常靈巧，在餐桌間轉來轉去，和客人們說笑。

說實話，當屈勞尼的信裡提到他的時候，我就在猜，他會不會就是畢爾要我隨時幫忙留意的獨腳水手。可是，眼前他那整潔又和善的樣子

，似乎和我見到過的海盜們大不相同。

「請問您是希爾先生嗎？」我把信遞過去，問道。
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信，立刻會意過來，馬上握著我的手說：

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我們新來的服務員，真高興見到你。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個顧客忽然站起來，迅速走出了大門。他的舉動引起我的注意，我一眼就認出來了。

「黑狗！」我喊道：「快攔住他！」

「哈利，快去逮住他！」希爾的反應也相當快。

坐在離門口最近的一個漢子立刻追了出去。

竟然在這兒發現黑狗，又引起我對希爾的懷疑，但我又看不透希爾



這個人，因為他看起來是那麼的聰明。

「他不是熟客，所以我還不清楚他叫什麼？不過……」希爾想了想說：

「我記起來了，他曾經和一個瞎眼的窮鬼來過，好像叫什麼……什麼……」

「是不是叫皮五？」我說。

「嗨！沒錯！」希爾很興奮的大聲說道：

「小兄弟，沒想到你都認識嘛！」

「屈老爺沒跟你說過嗎？這兩個都是海盜的一分子。」

「是嗎？」希爾很激動叫道：

「哎呀！哈利如果能抓住他，那可就有好消息向屈勞尼老爺報告了。」

希爾在店裡一瘸一拐的來回走動，嘴裡則嘰嘰咕咕的嚷著，似乎非常在意這件事。過了沒多久，哈利氣喘噓噓的跑回來，說沒抓到黑狗，他不但立刻把哈利臭罵了一頓，還不斷責怪自己。看起來，希爾應該是個很可靠的人。

「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見屈勞尼老爺，向他報告這件事，一方面請罪，一方面要他多注意點。」希爾說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發覺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伙伴。他一路上為我介紹各式各樣的船，還講了許多船和海員的故事，並教我學行話，讓我覺

得他真的是最好的船友之一。

回到客棧，希爾興致勃勃的敘述了一遍，屈勞尼和醫生都很遺憾黑狗逃掉了。

「既然逃走就算了，」屈勞尼交代希爾道：

「你通知全體船員，今天下午四點到船上集合。」

「沒問題，老爺。」希爾起身告辭。

「吉姆，」屈勞尼說：「走，我們去看看這條船吧！」

「潘紐拉」並沒有停靠在岸邊，我們必須先搭乘小艇才能上船，而大副阿魯已經在船邊迎接。他是個皮膚曬成古銅色的漢子，戴著耳環，眼睛有點斜視。

我們才走進船艙，萊特船長就來和我們見面。

「一切都還好吧？」屈勞尼問道。

「先生，」船長說：「不怕得罪你，我不喜歡這次航行，也不喜歡這些人，更不喜歡我的大副。」

我聽得出來，屈勞尼和萊特船長之間的關係並不太好。

「我想先知道，你為什麼不喜歡這次航行和這些人手？」醫生似乎已經知道這兩人處得並不好，於是插話道。

「當初，我是應聘來看所謂的『密封命令』，然後把船開到那個地方去，」船長說：

「但是，我發覺水手們知道的情況比我還多。他們說我們是要去尋

寶，這可是非常冒險的事，秘密洩露了，攸關性命的風險就更大。」

「沒錯，」醫生回答道：

「我們確實是要冒較大的風險，不過我們不會如你想像的那麼胡塗。」

「那最好。」船長繼續說：

「此外，當初應該由我來挑選自己的手下，而大副阿魯對手下的人太不講規矩，太隨便了，這是非常不應該的行為。」

「那你認為該怎麼做呢？」醫生問道。

「如果你們還執意要去的話，我希望把前艙的彈藥和武器搬到下面的船艙，然後把你們帶的親信的鋪位，安置在放槍枝彈藥的艙房旁。」

船長說：

「另外，那幅地圖在誰手裡的秘密一定要保守，連我和阿魯也不能知道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」醫生說：「你怕發生叛亂。」

「先生，」船長很嚴肅的說：

「身為一個船長，有必要對全體船員的生命和安全負責，據我看，情況有點不大對，如果你們不採取一些預防措施，那我只好辭職了。」

「要不是黎佛希在這兒，否則我真會叫你滾蛋。」屈勞尼高聲說道：

「我會照你的意思辦，不過別想我會對你有任何好感。」

「那只能隨便你了，往後你會發現，我是盡職的。」船長說完，就告辭了。

「那傢伙真是個牛皮大王，既沒氣派，又沒幹勁，更沒有英國人的風度。」屈勞尼氣呼呼的罵道。

「等著看吧！」醫生安撫道。

當我們走上甲板的時候，水手們已經開始重新安置鋪位和彈藥。不久，最後報到的一兩個人和希爾，一同乘小艇上了大船。

「你們怎麼現在在搬彈藥，這會趕不上早潮的呀！」希爾一上船，看到水手們正在做的事，便大聲叫道。

「這兒沒你的事，」船長斥責道：

「快去準備晚餐，弟兄們該吃飯了。」

「是，船長。」希爾敬了個禮，轉身就朝廚房走去。

「他是個好人呢，船長。」醫生說。

「大概是吧，先生。」船長冷冷的回答道：

「這船上不會有我喜歡的人。」

隨後，船長發現我正在撫弄一門九吋黃銅炮，就大聲喝道：

「小伙計，滾開！去廚房找點事做。」

說實話，我和屈勞尼的看法一致——恨透了這個船長。

大陰謀

忙了一整夜，在天快亮的時候，我已經累得要命，可是水手長卻吹起哨子，要全體水手到起錨的絞盤那兒幹活。起錨不是我能做的事，可是這一切都是那麼新鮮有趣，所以我不願離開甲板。

水手們唱起歌來，在節奏的配合下，使勁的推動絞盤棒，不久，錨就露出了水面，吊在船頭滴著水。隨後，船帆陸續張開，陸地逐漸遠離，「潘紐拉」正式展開航程。

這次航行大體上是順利的，不過在開到金銀島之前，卻發生了兩三

件事。

道先，是大副阿魯的表現比船長擔心的還要差。他不但毫無威信，更糟的是常常喝醉酒，說話結結巴巴的，不是在甲板上摔傷，就是在梯口旁的床上昏睡一天。

而我們也查不出來，他喝的酒是從哪兒弄來的，不管如何監視他，卻一直無法解開疑團。在他喝醉的時候問他，他只是哈哈大笑，等清醒之後，就一本正經的說他除了水以外，什麼也沒喝過。

終於在一個風浪比較大的夜裡，他無影無蹤的消失了，沒有人覺得奇怪，而船長也因為少了一個麻煩，鬆了一口氣。

水手長安德生接替了大副的位置；而屈勞尼也有航海的經驗，只要

天氣好，他就常常去幫忙值班；另外，舵手漢斯是個細心、有經驗的老水手，也非常靠得住。

至於希爾更是不凡，他不會因為少了一條腿，就無法在船上做事，反而能利用各種方法撐住身體，無論船身怎樣擺動，他都能像在陸地上一樣，穩穩當當的走動或幹活。

除此之外，他還善於用適當的態度和每個人交談，並且熱心助人，所以船員們都很敬重他，甚至還服從他。他對我也非常和善，又有耐性，常常叫我坐在一旁，聽他講許多新鮮事，或聊他在廚房裡養的那隻名叫佛林特船長的鸚鵡。

「潘紐拉」是艘相當不錯的船，一路上不曾出過任何狀況，因此水

手們的工作也輕鬆得多。而屈勞尼除了和船長處不好外，對水手的照顧倒是不錯，船員只要有任何藉口，就可以舉行暢飲會；只要有人過生日，就會叫廚房搬出一大桶蘋果，放在中間的甲板上，任何人想吃，就可以吃。

「這樣是不對的，」船長對醫生說：「把水手們寵壞了，是很容易出事的。」

可是又有誰會料得到，那個大蘋果桶卻幫助我們逃過了一劫。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：

在我們估計到達金銀島的前一天，「潘紐拉」穩穩的行駛著，水手們都已經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工作，就等金銀島出現在大家的眼前。



日落之後，我做完手邊的工作，打算拿個蘋果，回到鋪位上慢慢享用。但等我整個人爬進了蘋果桶，卻發現裡面連一個蘋果也沒有。我懶洋洋的坐在桶子裡，海水的響聲和搖晃的船身，不知不覺就將我催眠了。
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蘋果桶被撞了一下，把我吵醒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正想站起來，就聽到一個熟悉的人聲傳了進來，那是希爾的聲音。

「不，不是我，佛林特才是船長，我是舵手。在那次的攻擊中，我失去了一條腿，皮五失去了雙眼……。」

天哪！我真不敢相信我所聽到的，那希爾原來是佛林特的手下，而且也認識皮五，顯然他一直都在騙我們。

「佛林特可真是一個出色的英雄好漢呀！」另一個聲音喊道，那是船上年紀最輕的一個水手的聲音。

「我先跟過殷格倫，分到九百鎊，後來才跟佛林特，撈到兩千鎊，這些錢都存在銀行裡。過去一起跟佛林特的伙伴，現在大多在這船上，你看看他們，能吃到些好東西就滿足了，一點志氣也沒有。瞎子皮五當初一年就花掉一千兩百鎊，那時候多神氣呀！後來卻又落得要飯，人看人厭。」

「看起來，幹這行並沒多大好處。」那年輕水手說。

「那是對傻瓜來說。」希爾說：

「你年輕，又機靈，所以我才願意指引你，將你當個成人來看待。

」

這可惡的老惡棍，也像原先對我一樣，花言巧語，專挑好的說。要不是還想聽他到底在幹什麼鬼陰謀，否則我早就跳出來，一刀把他給殺了。

「大多數海上豪客的生活都很艱苦，而且還要冒著隨時會被處絞刑的危險，所以一旦口袋裝滿了成百成千的金鎊，就大吃大喝，隨意玩樂，等錢花完了，又上船出海去幹一票。」希爾說：

「我可從來不這麼做，我都是把錢存起來，而且是這裡存一點，那兒存一點，免得引起人家的懷疑。我已經五十歲了，跑完這一趟，就決定收手，規規矩矩做人。我現在過的日子還算挺舒服，不愁吃喝，這一

切也是像你一樣，從當個普通水手開始的。」

「問題是，跑完這一趟，你恐怕不敢再在布里斯班露面了吧？你存的錢、你的店怎麼辦？」小伙子問道。

「放心，我早安排好了。」希爾說：

「我們一出航，我老婆就會去把錢全部提出來，然後把『望遠鏡』客棧賣掉，帶著錢到別的地方和我相會。我信得過你，才會說得那麼明白，要給其他伙伴知道，準會受到忌妒的。」

「你信得過你老婆嗎？」小伙子問道。

「海上豪客一向都是信不過同夥，不過我自有辦法。」希爾回答說：

「像佛林特這幫人，連魔鬼也害怕和他們一起出海，但只有我能把那夥人搞得服服貼貼，像小綿羊一樣。你可知道，大家都怕佛林特，而佛林特卻最怕我，所以你在我希爾的船上，大可放一百二十個心。」

「聽你這麼一說，我決定要好好闖一番事業。」

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你已經有海上豪客的架勢了。」

這時，我終於明白，他們所說的「海上豪客」，指的就是海盜；而剛剛那一段話，正是一個老實的水手，受到誘惑的最後一幕，也許他是這艘船上僅剩的一個好人了。

我不由得開始感到害怕，不知道接下來的航程，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變局。

一聲口哨聲響起，又有一個人走來，加入了談話。

「狄克同意加入我們。」希爾說。

「好極了，我早就知道找他絕沒問題。」回答的是舵手漢斯的聲音。

「我們這條船到底還要開多久？我對萊特船長已經忍無可忍，真的是太可惡了！」

「你就是那麼毛躁，」希爾責罵道：「要冷靜，說話的態度和氣點，一直忍到我發出口令的時候，知道嗎？」

「好啦！」漢斯抱怨道：

「我只是想知道大概會在什麼時候嘛！」

「我能對付到什麼時候，就是什麼時候。」希爾大聲說道：「我們還需要萊特船長來駕船，也還沒搞清楚地圖究竟在誰的身上。所以必須等到他們找到財寶，運上了船，再讓船開到半路，我才會下手。」

「我們不是有不少人手嗎？」小伙子狄克說。

「人多不見得有用呀！」希爾說：「我們能順著航道開船，但卻沒有人能測定航向。所以不管怎麼樣，我非等到萊特船長把船駛進了貿易風的航道，才能採取行動。你們這些傢伙就是太急，跟你們一起航海，實在傷腦筋。」

「事情成功之後，」狄克問道：

「要怎麼處置他們？」

「廢話，當然是把他們幹掉！」希爾說：

「我可不想在享福的時候，還要擔心他們來搗蛋。更何況，我還等著親手把屈勞尼的腦袋給揪下來呢！」隨後他又換了話題，說道：「狄克，拿兩個蘋果來潤潤喉。」

我聽見狄克站起來，嚇得四肢無力，心想這會兒是真的沒救了。還好，有人及時開口阻止了他。

「吃什麼蘋果嘛，咱們去喝兩杯。」漢斯說。

「也好。」希爾說：

「狄克，我信得過你。來，這是廚房的鑰匙，記得，酒桶上有個量酒杯，去裝個一大杯。」

好險，危機似乎解除了。狄克不在的時候，漢斯一直在希爾耳邊說話，我只能聽到一兩句，但其中一句，也是最完整的一句是：「再沒有一個人肯入夥了。」顯然船上還有些忠心的人。

狄克回來之後，三個人輪流舉杯，互祝好運。希爾還用唱歌的腔調說：「拿定主意，決不動搖，財寶無數，酒足飯飽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一道光亮照進桶裡，害我又嚇了一跳，以為被發現了。還好，這只是月光，就在同時，船桅上的瞭望員喊道：

「陸地！」

共謀對策

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水手們從船的各處跑了出來，往前甲板聚集過去。我趁亂溜出桶子，繞了個彎，才跑上船頭，站在黎佛希醫生的身旁。

在西南的方向，有兩座相隔約兩哩的小山；在其中一座小山後面，聳立著一座較高的山，看起來這三座山似乎都很陡峭。

船長下令將船調整了方向之後，大聲問道：

「你們有誰曾經到過這座島呀？」

「我上去過。」希爾說：

「我過去跑的一艘船，曾經在島上補充淡水。」

「我們是不是該停在南邊那個小島的後方？」船長又問。

「是的。」希爾說：

「大家都叫它骷髏島，過去一直是海盜的駐地。北邊那座小山叫前桅山；中間那座叫主桅山，不過大家都叫它『望遠鏡』；南邊那座則叫後桅山。」

「我這兒有張航海圖，」船長說：「你看看對不對。」

那張海圖很新，並不是我們從畢爾箱子裡找到的那張，希爾也發現了這點，似乎有些失望，不過他不動聲色的看著海圖說：

「沒錯，就是這個島。船如果順著潮流往南，一定能順利停靠進去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船長說：「往後還得請你多幫忙。」

希爾對島上的瞭解，以及態度的沉著，令人不由得感到害怕。我必須盡快把聽到的事告訴醫生，否則延誤了時機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於是我拉拉醫生的外套，輕聲說道：

「醫生，找個藉口叫船長和屈勞尼老爺都進船艙，我有一些可怕的消息要報告。」

醫生終究是個沉穩的人，他臉色只稍稍變了一下，便平靜的點點頭，轉身走向船長。過了一會兒，船長便發出口令，把水手集合到甲板上

，說：

「屈勞尼先生為了對大家的辛勞表示感謝，特送酒祝賀大家健康和幸運，照海上的規矩，我們為發起這次祝酒的主人歡呼致敬。」

水手們隨即發出了一陣歡呼。

「我及屈先生和醫生要到下面船艙喝酒慶賀，你們就自己盡興。」

船長一面說，一面轉頭看看我：

「吉姆跟我們來。」

於是，我們四人來到下面船艙。艙門才關上，屈勞尼便迫不及待的叫道：

「吉姆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我很簡短、很快的把希爾的話敘述了一遍。

「船長，對不起。」屈勞尼說：

「我承認自己是個笨蛋，今後我一切都聽你的命令行事。」

「你並不比我笨，」船長說：

「我也上了他們的當，竟然沒有察覺任何蛛絲馬跡，預做防備。」

「那現在該怎麼辦？」醫生問。

「我們得照樣前進，不能回頭，不然他們就會馬上暴動。」船長說：

「在找到寶藏之前，我們必須先掌握到底有多少忠心的伙伴可用，然後抓緊機會，趁他們沒有提防的時候，先下手為強。不知道屈勞尼先

生帶的家丁可靠嗎？」

「像我自己一樣可靠。」屈勞尼拍著胸脯說。

「家丁有三個，」船長邊算邊說：

「加上我們四個，一共是七個。是不是還有其他水手可靠？」

「很難，」屈勞尼說：「雖然有些人是我親自挑選的，但誰也沒把握他們是不是可信。」

「我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，看樣子只有耐心等待機會啦！」船長說。

「我們可能還得多靠吉姆幫忙，」醫生說：

「至少那夥人目前還不避諱他，說不定能得到更多有利的消息呢！」

」

雖然最近一連串的意外，的確是靠我保住了安全，但僅僅靠七個人去對付十九個人，還真令人不禁捏了一把冷汗。

海岸歷險

船在島的東岸偏南約半哩的地方停住不動了。

島上大部份覆蓋著灰色的樹林，一座座的山從樹木當中矗起，露出光禿禿的石頭尖頂。望遠鏡山比其他的山高出約三、四百呎，山勢非常特殊，幾乎四面都是懸崖峭壁，而峯頂卻像個平臺，彷彿老天準備在上頭擺尊雕像似的。

你可能會認為，大家在海上航行了那麼多天，一定都會搶著登岸吧？其實不是這樣。那個島看起來既灰暗，又淒涼，一點也不吸引人，

再加上巨浪拍岸，水沫飛濺，聲如雷鳴，使人聽了很不舒服。往後，每當我想起金銀島，心裡就感到一陣厭惡。

由於沒有起風的兆頭，所以只好放下小艇，配上划手，用纜索拖著大船，繞過海島的岬角，順著一條狹窄的水道，把它拖到骷髏島後面的小港裡下錨停泊。

水手們先前那股幹勁都消失了，在忙了一上午之後，每個人都大聲抱怨，不服管束，看起來就像大難即將臨頭，氣氛顯得非常詭異。

我們又在船艙裡舉行了一次會議。

「看樣子，我們只能靠一個人來控制情況了。」船長說道。

「那是誰呢？」屈勞尼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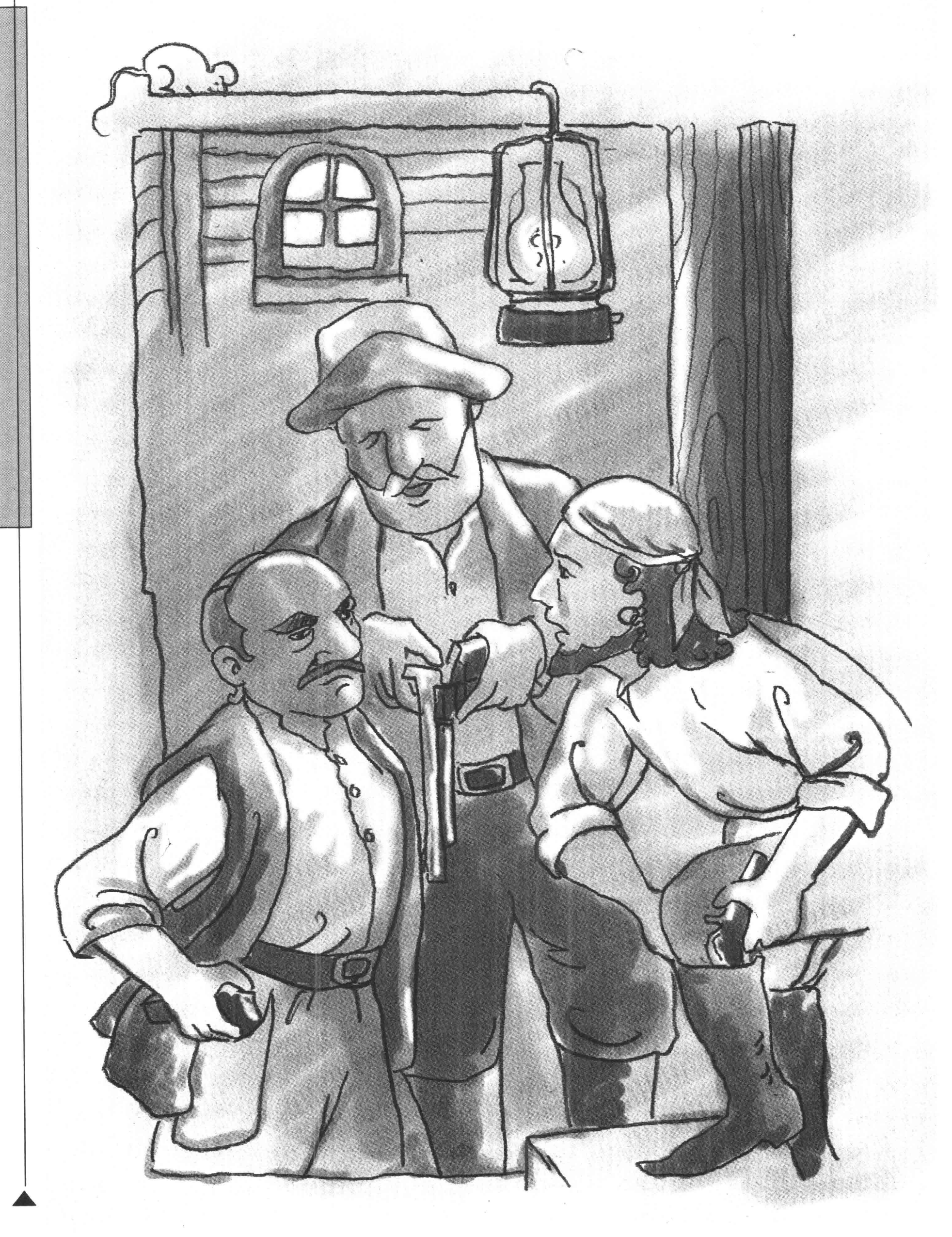
「希爾。」船長回答說：

「他也不希望情況有變，所以會努力勸他們不要鬧事。我想要水手們上岸去過一個下午，如果他們全都上岸，我們就在船上抵抗；如果不全走，我們就守在艙裡。」

決定後，上了子彈的手槍，發給了包括亨特、喬依和雷德在內的所有可靠的人。隨後，船長到甲板上宣佈：

「上午大家都累了，心情也不大好，所以我決定讓大伙兒到岸上去活動活動，誰都可以去。太陽下山前半個小時，我會放一響信號槍，叫你們回來。」

水手們怒氣立刻消失了，他們發出歡呼，不但引起遠遠山上的回音



，也驚動了島上的鳥兒，發出一陣噪耳的叫聲。船長馬上走回艙房，把安排上岸的事留給了希爾。不久結伴上岸的人選定了，只有六個人不去，其他包括希爾在內的十三個人，開始登上小艇。

我本來應該留在船上，但不知怎麼，突然有個異想天開的念頭出現，便偷偷溜進了一條小船上，在希爾發現我之前，小船已經划離了大船。還好希爾在另外一條小船上，而我則趁著我坐的這條小船先到達岸邊的機會，一溜煙就鑽過樹叢，往前直跑，直到跑不動為止。

我穿過一片沼澤地，來到一片起伏不平的沙地邊緣。在沙地外的遠方，有一座山，山上有兩個奇特而峻峭的山峯，在陽光中閃爍著。

我獨自在樹林中走動，體驗著第一次探險的樂趣。在我面前，除了

野生的禽獸之外，還有許多我從沒見過的植物。不久，我來到一個很長的叢林外，而叢林從一座沙丘頂上，延伸到另一片寬闊的蘆葦沼澤的邊緣。

突然間，蘆葦叢發出一陣騷動，一群野鴨嘎的一聲飛了起來，在沼澤上空盤旋。我馬上猜到有人來了，果然，沒多久，有人說話的聲音逐漸接近。我躲在一棵常青橡樹的背後，靜靜的等著，對方愈走愈近，說話聲也愈聽愈清楚。

我聽出是兩個人在談話，其中一個是希爾。他們談得很誠懇，但又有些激動；希爾不斷的說著，但又不時被另外那個人的聲音打斷，所以我聽不出他們究竟在談什麼事。我試著靠近他們，才聽出他們的對話。

「湯姆，」希爾說：

「我很看重你，很擔心你的安危，所以才一再警告你，為的是救你的命。要是被那些瘋子知道了，你說，我怎麼辦？」

「希爾，」湯姆的聲音有點顫抖的說：

「你又不像那些水手一樣，一無所有，難道也被那夥壞蛋引上邪路了嗎？不！我不願意，我寧死也——」

突然間，他的話被一陣響聲打斷了。在那片沼澤裡，忽然發出了一個憤怒的呼聲，緊接著是一個響聲和一聲拉得很長的慘叫。沼澤裡的鳥全飛了起來，遮黑了天空，鳥鳴和拍翅的聲響，過了很久才逐漸寂靜下來。

湯姆似乎受到驚嚇，顯得有些惶恐，而希爾卻站在原處，若無其事的盯著他的伙伴。

「希爾，」湯姆說：「你說，那個人是誰？」

「我想大概是艾倫吧！」希爾很平靜的回答。

「艾倫！」湯姆喊道：

「他可是個好水手呀！你們……，好，如果你辦得到的話，把我也殺了吧！」

湯姆鼓起勇氣，轉身朝海灘走去。希爾終於露出了他兇惡的本性，他扶住樹幹，把拐杖舉起，將拐杖的尖頭直對著湯姆的背後拋過去，恰恰射中兩肩中間的背心上。希爾的手勁相當驚人，湯姆哼都沒哼一聲，

就倒下了。

而希爾並沒有就此罷手，他敏捷的撲到湯姆身上，連捅了兩刀，直到湯姆動也不動之後，才拄起拐杖，戴上帽子，把那把沾滿血的刀子擦乾淨。

我看著眼前的景象，只覺天旋地轉，肚子一陣翻騰，差一點就惡心吐了出來。等我好不容易平靜了一點兒，只見希爾從衣袋裡掏出一個哨子，忽高忽低的連吹了幾聲。我不懂這個信號的意思，但知道馬上會有更多的人過來，下一個被殺的人，恐怕就是我了。

於是我立刻開始脫逃。我盡量不發出聲音的在地下爬行，往樹林裡比較開闊的方向逃去，身後那些海盜們互相呼應的聲音，促使我逃得更

快、更急。

我離開了樹林後，便馬上拚命奔跑，也顧不得方向，只要能離開那些兇手愈遠愈好。這時的我已經陷入孤獨的困境，不是活活餓死，就是死在那些惡徒的手中。

我什麼主意也沒有，只顧著往前跑，一直跑到一座有兩個峯頂的小山腳附近，才停了下來。這兒是島上常青橡樹長得比較稀疏的地方，空氣也比下面的沼澤地來得新鮮。

這時，另一樁突發的事，又嚇了我一跳。

奇遇

這兒有一處山腰是陡峭的石壁，一些砂石突然空隆空隆的滾下來，我本能的朝那邊望去，只見一個人形的動物在一棵松樹後面飛快的跳動。那個怪物黑糊糊的，滿身長著粗毛，根本看不清是人或是猴子。

我嚇壞了，心想身後有人在追殺我，眼前又有怪物出沒，真的是進退維谷，一點生路也沒有。我考慮了一會兒，決定轉身往小船的方向走去，但沒走幾步，那怪物立刻又出現了，它繞了一個大彎，又趕到我的面前。

我太累了，根本沒力氣和它賽跑，只能眼睜睜的盯著它看，心裡不斷禱告著，希望它不會傷害我。而這次我也終於能把它看得更清楚點，這怪物跑起來像鹿一樣飛快，但卻是用兩隻腳，只是跑起來身子彎得幾乎著地，和我所見到過的任何人都不同。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，那是個人。

我開始想到過去聽別人說過的吃人族，害我差一點大叫救命。但他畢竟是個人，相比之下，未必比希爾來得凶暴，於是我又站住，心裡盤算著該如何脫身。這時，我又想到自己身上帶著手槍，立刻勇氣大增，便決定走向那個怪人。

沒想到那個怪人並沒有躲著我，他見我向他走過去，便馬上從藏身

的樹後頭走出來。不過，他沒有直直向我走來，而是遲疑了好一會兒，然後忽然跪倒在地，伸出緊握在一起的雙手，向我求救。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令我非常震驚，也有些慌張。

「你是誰？」我問道。

「貝恩。」他回答的聲音很粗，也很古怪。

我終於看出他是一個白人，要不是因為他全身上下曬得黑黑的，毛髮長得亂糟糟的，看起來，相貌應該長得還不錯。他的衣服非常破爛，是用舊水手服和舊帆布的碎片，以及一些銅釦和樹枝，亂七八糟連綴在一起的。他腰上繫著一條有銅釦的舊皮帶，也是唯一完整的一件東西。

「我是三年前被流放到這座島上的。」貝恩繼續說道：

「我靠著吃山羊、草莓和牡蠣之類的東西維生。要知道，我是多麼希望能吃到文明人的食物啊！」

「我告訴你事情經過吧！」貝恩一面撫摸著我的上衣，一面說道：

「都是賭博害了我，結果愈學愈壞，我母親早預料到會有這樣的下場。我現在已經想通了，我保證要改邪歸正，我……」他突然閉口不語，並向四周張望了一下，才壓低聲音說：

「你可知道，我是個富翁呢！這次算你走運，我要讓你成為一個最有出息的人！」

我心裡想，這傢伙八成是瘋了，才會有這種想法。我沒答話，卻見他臉色忽然一變，把我的手抓得緊緊的問道：

「老實說，那是不是佛林特的船？」

「不是，」我回答道：

「佛林特已經死了，不過有幾個他過去的同伴卻跟來了。」

「有沒有一個缺腿的傢伙？」貝恩很緊張的問。

「你說的是希爾嗎？」我問道。

「就是他。」貝恩使勁扭住我的手腕，說：

「你該不會是他派來的吧？小心我殺了你！」

聽他這麼一說，我反而放心了不少，於是便把這次航海的經過，和目前所處的困境詳細說了一遍。他很有興趣的聽著我講，等我講完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說：

「好孩子，你可以信得過我貝恩。不過，在我幫了你們之後，你所說的那位屈老爺，是不是會分我一筆錢財？要知道，那些財寶已經十拿九穩可以到手了哦！而且他是不是肯讓我搭船回去呢？」

「屈老爺可是個有身分又很慷慨的人，」我很肯定的回答貝恩說：「只要找到寶藏，每個人一定都可以分得到。再說，我們如果真的除掉希爾那幫人，就一定要靠你幫忙，把大船平安開回去呢！」

「啊！太好了！」貝恩的心情變得很愉快，他緊握我的手說：

「我跟你說，當佛林特埋那些財寶的時候，我就在他的船上。他帶著六名強壯的水手上岸，一去就去了一個禮拜，而等到他回到海象號的時候，卻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。我們誰也猜不透，他到底是怎麼把那六

個人幹掉的。」

「大副畢爾和舵手希爾，都很想知道財寶埋在哪兒，但佛林特只是說：『你們誰有興趣，儘管留下來找，至於海象號不可能等你們，它還得到別的地方，去找更多的財寶。』」

「三年前，我在另一艘船上，正好又經過這個島，於是我建議大家上岸來尋寶。但找了十二天，一無所獲，大夥受不了，便留下一把槍，一枝鐵鍬，一把斧頭，把我獨自丟在島上到現在。吉姆，你看看，我現在還像個人嗎？」

貝恩大概太久沒和人說話，現在好不容易有人可以聽他的故事，便嘰嘰咕咕的說個不停。我不得不打斷他的話，因為目前我最擔心的是，

該如何回到大船上去。

「我親手做了一條小船，」貝恩說：「拴在那座白山岩底下，等天一黑，我們就去試試。」

離太陽下山還有一兩個鐘頭，我也沒任何辦法可想，正打算休息一下，突然聽到一聲炮響，全島轟隆轟隆的響起一陣回聲。

「他們開火了！」我叫道：「快過去看看。」

於是我不顧危險的往小艇的方向跑去，而貝恩也跟在我身邊，蠻不在乎的小跑著。

「左邊，左邊，」他邊跑邊說：「吉姆老弟，往左邊走！……那就是我殺了一頭山羊的地方，現在

牠們已經跑到山裡去了，……你看到那些墳堆沒？有時候，當我想到該是禮拜天了，就到這兒來禱告……。」

貝恩不斷敘述著他在島上的種種事情，既不期望我會回他話，也確實聽不到我的回答。

炮聲過後，停了一陣，又傳來一些槍聲。又停了一會兒，在我們前方的樹林上空，飄起了一面英國國旗。

放棄大船

在我跟著小艇溜上金銀島的那段時間裡，潘紐拉號上也發生了許多事，事後，醫生是這麼跟我敘述的：

當我們聽說吉姆和海盜們一起上岸去了，就很擔心他的安危。我們跑上甲板查看，只見六個留在大船上的壞蛋，圍坐在船帆底下發牢騷；那兩條小艇拴在岸邊，艇上也各坐著一個人，其中一個人不停吹著口哨。

等待是最令人感到焦急和不安的，於是我決定帶亨特乘單座小艇到岸上探探消息。我們從左側一直往裡面划，朝地圖上畫著木寨的方向划去。留守在小艇上的兩個傢伙看見我們，顯得有點慌張，但並沒採取任何行動。

岸邊有一個突出點，我們把小艇停在左邊，讓那突出點隔開另外那兩條小艇。我摸摸腰間插著的兩把手槍，壯著膽子，跳下小艇，跑了不到一百碼，就來到木寨前面。

木寨是圍著一股山泉建築而成，沒有出入口，四面都有槍眼，四周還開出一片寬闊的空地，人要是躲在裡面，只要防守嚴密，食物充足，絕對能抵抗一個團的軍隊。

我正在仔細觀察木寨的時候，遠處的樹林裡忽然傳出一個人臨死時的慘叫聲。我對死亡並不陌生，也曾經在戰場上受過傷，但現在唯一害怕的是，吉姆是不是也完蛋了！

「我們不能再猶豫了。」我打定主意，立刻衝回小艇，飛快的划回大船。

我把我的計劃告訴船長，並和他詳細推演了這個計畫的進行方法。我們吩咐雷德帶著四枝步槍，在船艙和前甲板之間的瞭望臺上防守；而亨特則把小艇划到船尾的窗下，我和喬依將一些火藥罐、步槍、食物、酒，和我那只寶貴的藥箱，統統裝到小艇上面。

在這同時，甲板上由船長和屈勞尼鎮守。船長很輕易的將那六個留



守的傢伙，控制在前艙下方，既不敢出聲，更不敢向岸上的海盜們發出信號。

當我們把小艇裝滿，第二次到島上去的時候，在岸邊警戒的一個賊幫，急忙跑上岸通風報信去了。我本想趁機去毀掉他們的小艇，但怕希爾就在附近，反而偷雞不著蝕把米，把自己僅有的本錢全丟了。

不久，我們在原來的地方登陸，迅速的把艇上的物品丟進木寨，連一口氣也不敢歇一會兒。東西搬完後，由亨特和喬依留守，我則再把小艇划回大船。這次由屈勞尼幫忙，裝了豬肉、火藥、短刀和餅乾，至於剩下搬不走的彈藥，則全部扔進四、五公尺深的海裡。

所有物品處理完畢，我們把小艇划到船尾，讓萊特船長和雷德上船

。當我們正準備划離大船時，前艙忽然傳出一陣打鬥聲，不久，一名水手衝上甲板，飛躍進海裡，迅速游向小艇。

「船長，救救我！」那名水手臉上帶著一道刀傷，在水裡哀求道：

「我是被逼的，我真的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起！」

「好吧，」船長交代雷德說：

「把葛雷拉上來！」

拉起了葛雷，我們連忙划離大船，希望能盡快到達木寨。這趟航程的狀況有些危險，首先是運載量過重，船尾的上緣幾近水面，划不到一百碼，大家的褲子和上衣後襬，就被滲進來的海水給弄溼了。

再來，這時正好是退潮，我們被急流衝離了原來的航道，如果不拚

命划槳和控制方向，恐怕就會在那兩條小艇的附近靠岸，而海盜們隨時會出現在那兒。

我們共同努力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擺脫了潮水的衝擊，但隨後，船長發現了新的危機——那尊遺忘在大船的九吋銅炮。我們看見那五個壞蛋正在炮身旁邊忙個不停，而我同時又想到，那些圓形炮彈和火藥，都在匆忙中忘了處理，壞蛋們很輕易就可以弄到手。

「漢斯當過佛林特的炮手。」葛雷粗聲粗氣的說。

「我們必須把他幹掉。」船長問道：

「屈勞尼先生，你做得到嗎？」

「我試試。」屈勞尼很冷靜的回答。

划船的動作停了下來，大家都把身體歪向另一邊，讓船身保持平穩。屈勞尼舉起槍，瞄準後射了一槍，可惜漢斯正好彎下腰去，槍彈將他身後的一個人擊倒了。

槍聲引起大船上一陣叫喊，而島上也傳來許多人的呼應聲。那幫海盜已經從樹林中跑出來，紛紛跳上小艇，準備追趕我們。

「趕快划！」船長叫道：

「咱們要是上不了岸，那可就全都完蛋了。」

「只有一條船追上來，」我回頭看了一眼說：「另外一些人大概打算從陸地上繞過來。」

「他們還得拚命跑一陣才追得上，」船長說：

「我們現在要擔心的是船上的炮火。屈勞尼先生，你注意那門炮，只要導火線一動，就立刻叫一聲，我們立刻停槳。」

這時候，我們的小艇前進得相當快，離岸已經不遠了。

「小心！」屈勞尼大叫了一聲。

「停船！」船長的回應相當快。

小艇立刻停了下來，但船尾卻整個沉到水裡。炮聲響起，炮彈從我們的頭頂上飛了過去，雖然沒擊中小艇，但卻帶來沉船的災難。大家都保住了性命，安全的游水上岸，可是除了兩枝槍外，其他全都沉到水裡去了。

危險還沒有結束，岸邊的樹林裡，已傳來吵雜的人聲，而且離我們

愈來愈近。當我們跑到木寨南邊的柵欄外時，由水手長安德生領頭的七名海盜，大叫大嚷的出現了。

我和屈勞尼回身向他們射擊，同時木寨裡的亨特和喬依也開了兩槍，擊中一名海盜，而其他海盜則轉身就跑，躲進了身後的樹林裡。

我們正準備翻過柵欄，矮樹林裡突然射出一槍，子彈「咻」的一聲，從我耳邊穿過，擊中了雷德。我和屈勞尼立刻還擊，把那些海盜們打散，才迅速抬著受傷的雷德，翻進柵欄，躲進木屋裡去。

屈勞尼跪在雷德身旁，吻著他這忠實僕人的手，像個孩子似的哭了起來。雷德還是像他平常那樣，默默無言的閉上了雙眼。

船長從身上掏出一面英國國旗，肅穆的覆蓋在雷德的遺體上。

「你不要傷心了，」船長握著屈勞尼的手，說道：「他為了船長和主人盡忠，是無上的光榮。」

等大家的心情都平靜了一些後，船長又從身上掏出一面國旗、一本聖經、一捲粗繩子，還有鋼筆、墨水、航海日誌和幾磅煙草。

船長在圍欄裡看到一棵去掉枝葉的長松樹幹，便叫亨特幫忙，在木屋拐角處豎立起來，然後爬到屋頂上，親手把國旗升起來。看著迎風飄揚的國旗，大夥的信心無形之中增加了不少。

船長回到屋內，便著手清點我們從大船上搬來的物品，不久，他問我：

「醫生，你們出海前是否安排了接應的船？」

「有是有，」我回答：「但是要等到八月底還沒回去，他們才會派船來找我們。」

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我們可就麻煩嘍！」船長說。

「你擔心的狀況是……」我問道。

「我們的火藥和槍彈，足夠應付外面那幫傢伙。」船長憂慮的說：「但食物太少了，尤其在失掉那一船東西之後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一顆炮彈發出一聲尖嘯，從木屋頂上飛過，落在離我們很遠的樹林裡。

「不用怕，」船長安慰大家說：「他們沒有多少炮彈，打不了多久的。」

又有一發炮彈射來，這次瞄得比較準，落在木寨的柵欄裡，掀起一股沙土，但沒有任何破壞力。

「船長，」屈勞尼說：

「在這個角度，大船根本看不到木屋，我認為他們一定是以國旗為標點來射擊，我們是不是該把旗子收下來比較安全？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！」船長喊道：「我絕不同意把國旗降下來。」的確，掛上國旗是表示我們的勇氣和信心，不但能顯示海員的精神，也是一種策略，可以讓敵人知道，我們根本不怕他們的炮擊。

那天夜裡，海盜們不斷發炮，但只有一顆炮彈穿透木屋頂，然後鑽進地板裡，並沒對我造成傷害。

「我看該派人出去探探虛實，」船長說：「前面樹林裡的敵人大概都撤走了，而潮水也退了，要是能把小艇上的食物搬回來，那是再好也不過的。」

於是葛雷和亨特自告奮勇的要去看看，他們配好武器，從木寨裡溜出去。不久，他們很失望的回來。原來那些海盜比我們想像還要大膽，他們不但把我們小艇上的東西全搬走了，而且也從自己的一個秘密火藥庫中，取出了步槍，分給每個人一枝。

船長坐下來，開始記錄他的航海日誌，而我則為我們自己，以及目前下落不明的吉姆擔心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木寨外圍傳來一陣呼喊聲。

「有人在外頭叫我們呢！」負責守衛的亨特說道。

「醫生！屈老爺！」柵欄外的人叫道：「船長！你們都在裡面嗎？」

「那不是吉姆的聲音嗎？」我叫道，立刻起身跑到門口去看，果然見到吉姆平安無事的翻過柵欄，爬進木寨裡來。

回到木寨

故事再回到我和貝恩這裡。

貝恩跟著我，一路跑到木寨邊的樹林裡，他抓住我的胳臂，不讓我繼續往前去。

「好了，」貝恩說：「那邊的人就是你的朋友了。」

「不見得，」我說：「或許是那羣叛亂分子。」

「不會，」貝恩很肯定的說：

「要是希爾在裡面，他才不會掛什麼英國國旗，一定是用海盜的黑

旗。而且照我的估計，你的朋友已經打了一場勝仗，全部住進了木寨。」

「最好是如此，」我說：「我得快點和他們會合，免得他們擔心。」

「不，不，」貝恩攔住我說：「別急著走，我貝恩交代你的話該沒有忘記吧？你非得見到你的主人，向他得到更大的保證才行。」

他露出一股機靈的神情，擰了我一下，說：

「你就說：『他自有他的理由。』啊！記得，來找我的時候，一定要帶點文明人的食物，嗯，像奶酪呀——那抹在麵包上烤過的味道多香

呀！唉，唉，你知道上哪兒找貝恩，就是你今天見到他的地方。」

「我聽懂了，」我說：

「你想親自見到大老爺或醫生，就在我見到你的地方和你碰面，對吧？」

「該什麼時候呢？」貝恩自問自答道：「從中午到天黑前吧！」他不等我答話，接著又說：

「喂，吉姆，你不會出賣貝恩吧？要是希爾抓到你，不管受到多大的壓力，也不能昧著良心害我——」

一聲巨響打斷了貝恩的話，一顆炮彈穿過樹林，栽進離我倆不到幾十碼前的沙地裡。我們兩個受了驚嚇，立刻朝相反的方向，各自逃開了

。

連續的炮聲幾乎維持了一個小時，炮彈在樹林中劈哩啪啦的穿進穿出。我很想趕快跑進木寨，但那兒的落彈量最高，害我只好在樹林裡躲來躲去，像是被那些可怕的炮彈追趕著似的。直到炮擊減少之後，我往東邊繞了個大彎，沿著岸邊的樹林，輕巧而緩慢的移動。

這時太陽剛剛落山，退去的海潮，將停船的小彎裡，露出了一大片沙灘。海上的微風吹過樹林，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，一股寒意侵襲著我。

大船還停在原處，船頂則飄揚著海盜的黑旗。當我正在往船上看的時候，一道紅光閃起，緊接著一聲炮響，一顆圓彈尖叫著飛過空中，落

向木寨那個方向。

我趴著觀察了好一會兒，不知道是因為天色已經暗了，還是炮彈射完了，從剛才那一擊之後，船上不再有發射的動作。於是我又開始移動，在木寨附近的海灘上，看見有人在砍毀一條單座小艇；而河口附近的樹林中，則燒著一堆柴火，一條小艇不斷在大船間來回划動。從那些海盜們的叫喊聲中，可以聽出來他們已經喝了不少酒。

我張望了一下進木寨的路徑，無意間發現在河口沙洲更遠的地方，有一座孤立的岩石，矗立在灌木叢中。這座岩石相當高，顏色特別白，一定就是貝恩說過的白岩石，希望他的小船真的在那兒。

在樹林裡繞了一些路，我終於來到木寨前，和那一夥忠實可靠的親

人們見面了。我一面講述我的經歷，一面向四周張望這座只剩屋架，其他則毀得幾乎一無所有的木屋。

晚上的冷風不斷從木屋的每一條縫隙裡灌進來，也帶進不少細沙，噴灑在我們的身上。而屋頂的小煙囪口，也只能排出一小部份的煙，其餘則四處飄散，使我們不斷咳嗽，眼淚直淌。

船長把我們分成兩個放哨的小組，醫生、葛雷和我是一組；另一組則是屈勞尼、亨特和喬依。雖然大家都很疲倦，但沒有一個人能休息；兩個人去找乾柴，醫生擔任廚師，我在門口站崗，另一個人替雷德挖墳；船長則四處巡視，為我們打氣，也順手幫幫忙。

由於屋內排煙不好，醫生不時出來透透氣，順便和我談個兩句。有

一次，他望著我問道：

「這個貝恩是個好人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說：「我只覺得他神經不正常。」

「我倒覺得他很清醒。」醫生說：

「吉姆，你想想看，一個人孤獨的在荒島上生活了三年，絕不可能太正常的。對了，你說他想吃奶酪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：「最好是抹在麵包上，烤得香香的。」

「可惜我們現在不在大船上，沒辦法做到。」醫生想了想說：

「你一定看過我有一個鼻煙盒，但你一定沒看過我吸鼻煙。其實那煙盒裡裝著一塊上等的乾酪，我看就把它送給貝恩好了。」

晚餐後，三個大頭目又湊在一起共商大計。這時，海盜們雖然離我們有半哩遠，但他們大叫大嚷和唱歌的聲音，卻不斷傳來，令人有些厭惡，又有些擔心。

我累極了，不久，就像塊木頭似的睡著了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才被一陣喧鬧聲驚醒。

「他舉著白旗呢！」我聽見有人說，接著又聽到另一個人叫道：

「希爾親自來了！」

我猛跳起來，揉揉眼睛，跑到牆邊，從一個槍眼往外看去。

肉搏戰

木寨外面有兩個人，一個搖著一塊白布，另外那個就是希爾。船長站在門廊裡，很小心的提防有人暗算，然後轉過臉來對我們說：

「醫生守北邊、吉姆守東邊、葛雷守西邊、其他人守在後面並負責裝填子彈，小心點兒，打起精神來！」說完，他又轉向前，大聲問道：

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「我們願意投降，」希爾回答道：「只要先講好條件，不發生爭吵就行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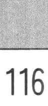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並不想和你談，」船長說：「但是你真想談的話，你就進木寨裡來，不過，別想玩什麼花樣！」

那兩個人在外頭商量了一下，只見希爾拍了拍另一個人的肩膀，似乎要對方放心，然後便獨自朝木寨走來，熟練的跨過木柵，來到船長的面前。

「嗨！」希爾又展露出他一向擅長的交際手腕，說：「大家都看起來挺不錯的嘛！啊，吉姆，你什麼時候和他們會合的？哦，醫生，您好嗎？嘿，屈……」

「伙計，」船長打斷他的話說：「你有話直說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希爾說：「我承認你們昨晚幹得挺漂亮的，但是，我



保證不會再發生第二次，我們會少喝點酒並加倍小心。至於被打傷的那個人，他並沒有死，真的。」

「昨天晚上？」船長聽了莫名其妙，因為昨天晚上，木寨裡並沒有任何攻擊行動。不過我立刻想起了一個人，那就是貝恩，八成是他動的手腳。

「哼，」希爾口氣強硬的說：「言歸正傳。你把藏寶圖給我，並不再槍打那些可憐的水手，也不要趁他們睡著之後，割掉他們的腦袋，那我就給你們兩條路選擇。一是在財寶上船之後，我們一道上船，我保證讓你們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上岸；一是你們可留在這兒，我再分配些糧食給你們，等我們在海上碰到第一艘船，就打個招呼，叫他們來接你們。

」

「說完了嗎？」船長很不屑的問道。

「是的，」希爾回答道：「你可以拒絕我，不過不要後悔，槍彈可是不留情的！」

「換我警告你，」船長很嚴肅的說道：「你們要嘛就乖乖束手就縛，回英國接受審判，否則就等著見閻王。你們既找不到寶藏，也不可能開動大船，更沒有和我們作戰的能力。我發誓，下次再見到你，一定要給你一槍，快滾，立刻從我眼前消失，愈快愈好！」

希爾碰了一鼻子灰，氣得兩眼都鼓了出來，面孔看起來非常嚇人。

「等著瞧吧！」他邊轉身離開，邊罵道：「再給你們一個鐘頭的時間考

慮，之後，我保證搗毀這座破爛房子，讓你們全都去向閻王報到。」

希爾氣呼呼的走遠了，船長這才發現，除了葛雷以外，沒有一個人還守在崗位上。「看看你們，」船長氣極罵道：「一點警覺心也沒有，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！要是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偷襲我們，那不全完了嗎？」

大家漲紅了臉，慌忙跑回自己的崗位，大氣也不敢哼一聲。船長一聲不響的看了一會兒，隨即說道：

「我故意惹希爾生氣，所以不出一個鐘頭，他們一定會開始攻擊我們。雖然他們人數比較多，但我們有掩蔽，只要大家小心，一定能打敗他們。」

船長在屋內屋外巡視了好幾遍，然後交代道：「醫生，你把守門口，從門廊裡射擊，千萬別暴露自己；亨特，你守東邊；喬依守西邊；靠北的柵欄最長，也最危險，由屈勞尼先生和葛雷把守；吉姆和我對開槍都不在行，就在旁邊裝子彈，出點力。」

一切就緒，我們懷著極度熱烈和急切的心情，守在崗位上，注意眼前的任何風吹草動。一個鐘頭過去了，船長再交代了一句：「只要看到有人出現，就立刻開槍。」

又過了幾分鐘，喬依打響了第一槍，他的槍聲還沒有落，柵欄四週就接連響起了一陣槍聲。有幾顆子彈打中了木屋，但一顆也沒有打進來。

「喬依，你打中敵人了嗎？」船長問道。

「沒有。」喬依回答道。

「那你們注意到他們射了幾發子彈嗎？」船長又問道。

「我這裡有三道閃光。」醫生先回答道。

「我這邊有七、八槍。」屈勞尼回答道。

亨特和喬依都說只有一槍。和船長估計的一樣，北面是他們攻擊的主力，至於其他三面，只是用來擾亂我們。但船長並沒有因此改變佈署，他不希望有任何一邊被敵人攻破，使大家像籠子裡的老鼠一樣，任人宰割。

不過，我們也沒時間來考慮，因為一陣吶喊聲響起，一小羣海盜從

北邊的樹林裡衝了出來，而樹林裡也開火了，一顆子彈射進門廊，將醫生的槍給打壞了。

入侵的賊幫像猴子似的翻過木柵，屈勞尼和葛雷接連開槍，打倒了三個人，不過有四個人衝進了我們的防線。我們又放了幾槍，可能是因為太緊張，一槍也沒打中。片刻之間，那四個海盜就衝上了土丘，撲向我們。

剛剛還有木屋做掩護的我們，處境完全逆轉。亨特的步槍被奪走，人被擊昏在地；醫生也遭到追擊；喬依的腦袋則被打穿，當場慘死。

「到屋子外面去！」在硝煙瀰漫中，船長大叫：「到外面和他們拼短刀！」

我從柴堆上取下一把短刀，衝出門去，在明亮的陽光下，看到醫生把那個襲擊他的海盜打下土丘，並在他臉上劃了一道很深的傷口。「繞著房子跑！繞著房子跑！」船長又大聲喊道；雖然情況很混亂，但我聽得出他的聲調變了。

我立刻向東轉去，才繞過屋角，就撞見了水手長安德生。他舉起腰刀向我砍來，我根本沒工夫感到恐懼，只是本能的往旁邊一閃，就一直滾下了沙丘。

等我站起身來，回頭一看，只見葛雷阻擋住安德生對我的攻擊，並迅速的把對方砍倒；接下來，醫生又撂倒了一個。爬過木柵的四個匪徒，轉眼之間，只剩下一個落荒而逃。

「開槍！」醫生大喊道：「快開槍！」

但是沒有任何人開槍，眼睜睜的看著那個敵人鑽進樹林裡不見了。屋裡的硝煙逐漸散去，我們一眼就看出，為了取得這次勝利，付出了不少代價。喬依當場陣亡；亨特昏迷不醒；船長傷得不輕，不過並沒有生命危險，照醫生的說法，他大概幾個星期內不能動，連說話也不行。

至於敵人的損失，在柵欄外被打倒的三人當中，只留下兩具屍體，其中一個大概只是受了傷，或根本只是被嚇到，然後趁混亂溜走了。而衝進木柵內的四個人，死了三個逃了一個，所以一共折損五人。

「還不錯，」船長說：「現在雙方成為四對九，比剛開始的時候好一些。」

海上歷險

叛亂分子沒有再來侵擾我們。照船長的看法，他們嚐夠了甜頭，所以一時太平無事，我們也可以放心療傷和做飯。

吃過午飯，屈勞尼、醫生和船長又聚在一起商議了好一陣子。之後，只見醫生戴起帽子，腰上插了兩把手槍和一把腰刀，將海圖塞進口袋，肩上再扛一把步槍，從北邊的柵欄跨出去，迅速走進樹林。

「天哪！」葛雷叫道：「醫生難道瘋了嗎？」

「別緊張，」我說：「如果我猜得沒錯，他一定是去找貝恩。」

醫生是不是去找貝恩，目前是不得而知，不過，在被太陽曬得又熱又悶的屋內，我倒是非常羨慕醫生，能在陰涼的樹林裡走著。我想著想著，又有一個膽大冒失的念頭產生，那就是溜出木寨，再來一次探險行動。

我偷偷靠近食物袋，將兩個衣袋裡都裝滿了餅乾；然後又拿了兩把手槍，加上原有的一把，自信已經武裝完成。於是我溜出木寨，鑽進了最密的樹叢中。

我一直朝海島的東岸走去，不久就來到背風岸，也就是「潘紐拉」停船的海灣。我瞧見大船旁邊停著一條小艇，希爾就坐在小艇的尾端，和大船上的兩個海盜在談笑。

由於天色逐漸轉暗，濃霧集結得也很快，我無法多觀察，便急忙往我這次探險的目的地——那座白巖——移動。我花了不少時間，從灌木叢中爬過，好不容易才來到白巖邊，並於天黑之前，在一排排密集的矮樹叢下，發現一頂羊皮帳篷，而帳篷蓋著的，就是貝恩做的小船。

這是一條做得非常粗糙的船，連我都嫌它太小，更何況是個大人。不過這條用柳條編成的船非常輕巧，便於攜帶。這時，我又大發奇想，或許可以利用這條船，在夜色的掩護下，去割斷「潘紐拉」的纜索，讓那些叛亂分子隨波逐流。

我留意到希爾那條小艇已經離開大船，心想做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應該不會冒多大的危險。於是我飽餐了一頓餅乾，等天完全黑下來，

便扛起小船，涉過一條淺水沙灘，將船順利放在水面上。

這條小船對我來說大小適中，而且浮力大，行動靈巧，但駕馭起來卻很不簡單，如果不靠潮水的力量，是根本無法靠近想去的目標。還好我運氣不錯，在費了好大的勁之後，總算碰上一股往大船的潮水，逐漸向它靠攏。

小船愈往前走，退潮帶動的速度愈快，很快的，我到了大船的錨索旁邊。錨索繃得很緊，我雖然抓住了它，但卻不能馬上動手去割斷它，因為兩根繃得很緊的錨索突然斷掉，會像一匹被踢的馬一樣危險。

我靜靜的等了好一陣子，終於有一股風衝著大船颳來，把它推動，也使得錨索放鬆了一些，於是我立刻動手割斷錨索。只見大船在潮水中

緩緩旋轉，首尾改變了方向。

當我不斷試著擺脫大船時，雙手碰到一根從船尾垂下來的小繩子，我本能的抓住它，並決定拉著繩子靠近大船，從船艙的窗子看一看裡頭的動靜。

在還沒有構著窗台前，我一直想，為什麼那守船的人沒有任何警覺。但等看了一眼就明白了，我看到漢斯和另一個伙伴正扭打成一團，雙方都用一隻手掐住對方的喉嚨。

我無法繼續看下去，因為小艇突然傾斜了一下，我不得不鬆開緊抓著的繩子。同時，四周細浪滔滔，潮水轉了個直角的彎，捲著大船和我的小艇往前衝，通過狹窄的水道，向大海急駛而去。

我聽到大船上有叫喊聲，知道那兩個醉鬼已經發覺到大禍臨頭了。

不過，我也好不到哪兒去。我在小船上直挺挺的躺著，把生命交給了老天爺，海浪不斷衝擊著小船，直到我疲累得進入了夢鄉。

扯下海盜旗

我醒來時候，天已經亮了，小船在金銀島的西南角漂流，離海岸不到四分之一浬。我本想游回陸地，但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。因為這一帶海岸是由四、五十呎高的懸崖構成，周圍有墜落下來的大堆石塊，不但海浪洶湧咆哮，而且還有許多體型巨大的海獅在礁石上活動，令我寧願在海上挨餓，也不願冒險登岸。

我記得希爾曾說金銀島的西岸有一股向北的水流，而小船目前似乎也已經受到它的影響，照估計，應該可以在山林海角的地點登陸。於是

我壯大膽子，坐起來試試划槳的本領。但是小船實在太輕巧了，我稍微動一下身體，就使得船身起了強烈的變化，並激起一股浪花，把我澆得濕透。我連忙恢復原來的位置，任小船在大浪中輕飄飄的前進。

我又開始感到害怕，因為照這個速度漂流，恐怕一點登岸的機會也沒有。我渴得要命，頭上烈日當空，海水打在身上，要不了多久就曬乾了，而鹽分使我的嘴唇乾裂，喉嚨發熱，頭腦發脹。

我昏昏沉沉的漂流著，眼看山林海角的樹林在面前，卻又硬生生的被潮水衝向更廣闊的海上。正當我漸漸覺得熬不住的時候，忽然發現「潘紐拉」號，在不到半浬遠的地方，揚帆前進。

剛看到它，還以為正在開回停泊的地方，但仔細一瞧，卻發現它不斷在那兒前後左右、東西南北地亂衝亂撞。最後，它終於降下帆布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
潮水把小船和大船以同樣的速度往南沖，如果我敢坐起來划槳，一定能趕上大船。於是我下定決心，使盡力氣，非常小心的划著小船往前行。我逐漸拿捏出駕馭小船的竅門，終於順利趕上了大船。

但就在我離大船不到百碼的時候，一陣風颳起左帆，讓大船一個轉身，直直向我衝過來。我嚇了一跳，根本來不及多想，只見大船船頭的斜桅已經衝到我的頭頂上，便猛然站直身子一跳，一隻手抓住三角帆的帆杆，一隻腳踏在支索和轉帆索之間，然後聽到一個低沉的撞擊聲，大

船已經撞中了小船，我被扔在「潘紐拉」號上，沒有退路了。

我在斜桅上還沒穩住腳，又一陣風將三角帆擺動了一下，差一點把我拋下海，於是我連忙扶著斜桅往船身上退，一個倒栽蔥，終於倒在甲板上了。

由於大船沒有人掌舵，所以非常不穩。我好不容易站起身，看到那兩個守船的人，一個像根木棍似的仰臥著，雙臂向兩邊伸直，應該是已經死了；而另外一個就是漢斯，他的身子支撐在舷牆上，下巴抵住胸膛，臉色有些蒼白。這兩個人的周圍有許多血跡，我想一定是互相廝殺了一場。

我試著走近漢斯，發現他並沒有死，而他似乎也察覺有人靠近他，

發出一陣低沉的呻吟，有氣無力的睜開雙眼。他沒有露出驚訝的神色，只是掙扎著說了一聲：「白蘭地。」

我沒理會他，只四處瞧了一遍，看到那面掛在桅杆上的黑旗，便走過去，將旗子降下來，扔進海裡。

「吉姆，」漢斯說道：「我想你一定打算把船開回岸邊，我們是不是可以打個商量？」

「好吧，」我說：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你先給我一些吃的和喝的，」漢斯說：「再幫我包紮傷口，然後我再教你如何開船，怎麼樣？」

「可以，」我說：「不過你一切都要聽我的，我要把船開進北灣，

在那兒安安靜靜的靠岸。」

漢斯立刻就答應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他也沒有拒絕的條件。我轉身到後艙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堆喝光的酒瓶中，找到一隻還剩少許白蘭地酒的瓶子。另外，我又找到一些餅乾、醃蔬菜和葡萄乾。

我回到甲板，把酒和一半的食物交給漢斯，然後自己退到離他有一段安全距離的角落裡坐下，開始吃起來。漢斯吃過東西之後，精神好了不少，等包紮好傷口，人已經可以坐直身子，說話的聲音也響亮多了。

「潘紐拉」終於又平穩開航了，在海風的幫忙下，順利繞到北灣的海口。不過，由於潮水不對，無法把船衝上沙灘，只能待在灣內等時間。

我和漢斯邊吃邊聊了一陣子，漢斯突然表示白蘭地酒太烈，腦子受不了，想改喝葡萄酒。這倒是奇怪的想法，讓我警覺到，他似乎又在動什麼歪腦筋。而我卻也不動聲色的答應他，但在進入後艙後，立刻脫掉鞋子，光著腳丫溜上甲板，想看看他到底想搞什麼鬼。

果然，我見到他迅速爬到左舷排水孔那兒，從一捆繩子裡取出一把短劍，然後藏在胸前，再爬回原位坐下。

我心裡一面盤算著該如何應付漢斯，一面迅速溜回後艙，穿上鞋子，順手抓起一瓶葡萄酒，又回到甲板上來。

漢斯喝了一些酒，又抽了一卷煙，然後似乎很滿意的說道：「好，現在潮水已經漲足了，咱們把船開上岸去！」

這時，船雖然離岸不遠，但登岸口又窄又淺，而且又東彎西拐，所以必須駕駛得非常靈巧及小心，才能開得進去。而漢斯真的是個出色的舵手，他明快的發出命令，我則服從他的指揮，緊張的緊握舵把，時左時右，東躲西閃的往裡開。轉眼之間，船已經穿過危險，駛進岸邊。

「喂，吉姆，搶風！」漢斯突然喊道。

我使勁按住舵把，「潘紐拉」號方向一轉，船頭直直對著岸邊低地駛去。我一心等著船靠岸，根本忘了自己所面臨的危險，只顧著伸長脖子，朝右舷的船邊往外望。

突然，我心頭感到一陣不安，迅速掉轉頭來，只見漢斯右手拿著短劍，向我奔來。當我們的視線相遇的時候，兩人同時大喊了起來，只是

他像猛虎似的吼叫，而我則是恐怖的尖叫。

一剎那間，他撲到我的面前，而我本能的向船頭跳開，原本緊抓舵把的手一鬆，舵把柄向背風面反彈回去，正好擊中漢斯的胸膛，使他昏倒了一會兒，也及時解救了我。

等他甦醒時，我站在主桅的正前方，並已掏出一把手槍瞄準了他。但是，等我扣動扳機，發現引火藥早被海水浸濕，無法射擊時，他又暴怒的衝了上來。

很幸運的，船正好在沙灘上擱淺了，船身受到衝擊，迅速往左舷傾斜，令我們兩人同時摔倒，我比他先站起來，立即猛跳到身後的桅杆上，輪換著雙手急忙往上爬，等在桅頂的橫杆上坐穩後，把手槍的引火藥

換好，對準他。

漢斯失去了先機，臉上的表情變得非常難看。我看著他，不覺得意的哈哈大笑了起來。不料，漢斯突然把右手往肩上一舉，將短劍射向我，隨後我肩上一陣劇痛，手上的槍不由自主的開火了。

我絕不是有意識的對準什麼目標開槍，不過漢斯確實發出一聲叫喊，然後一個倒栽蔥，便摔進了水中。

落入敵營

我嚇得雙手緊緊抓住橫杆，連指甲都痛了起來。我閉上眼睛，情緒好久才恢復平靜。等我想到要把短劍拔下來的時候，才發現短劍並未刺穿我的肩膀，只是從肩膀上側飛而過，劃破了一道傷口，並將衣服釘在桅杆上罷了。

我把衣服扯下來，回到艙裡包紮好傷口，然後涉水上岸，一心想著趕快回到木寨，好誇耀自己搶回大船的功勞。

這時，天已經逐漸黑了，我摸索著前進，不時被矮樹叢絆倒，或是

跌進沙土坑裡。還好，不久月亮升了上來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我邊跑邊走，很快就走近了木寨。

但在我穿過木寨前的小樹林時，卻發現木屋的另一邊，有一個很大的火堆餘燼，附近除了風聲以外，沒有任何人及任何聲音。

我站住了，心裡既疑惑又恐懼，因為我們的人沒有燒大火的習慣，除非木寨裡發生了變故。我悄悄繞到一處最黑的角落，輕巧的翻過木柵，然後爬到木屋門邊，聽到裡面傳來響亮而安靜的鼾聲。

我想，他們大概是太累了，才鬆懈了警戒，呼呼大睡了起來。我站起身，只見屋內一片漆黑，便摸索著走進去，想在我原來睡覺的地方躺下，好好睡一覺。

不料，黑暗中突然發出一陣尖叫：

「西班牙銀幣，西班牙銀幣，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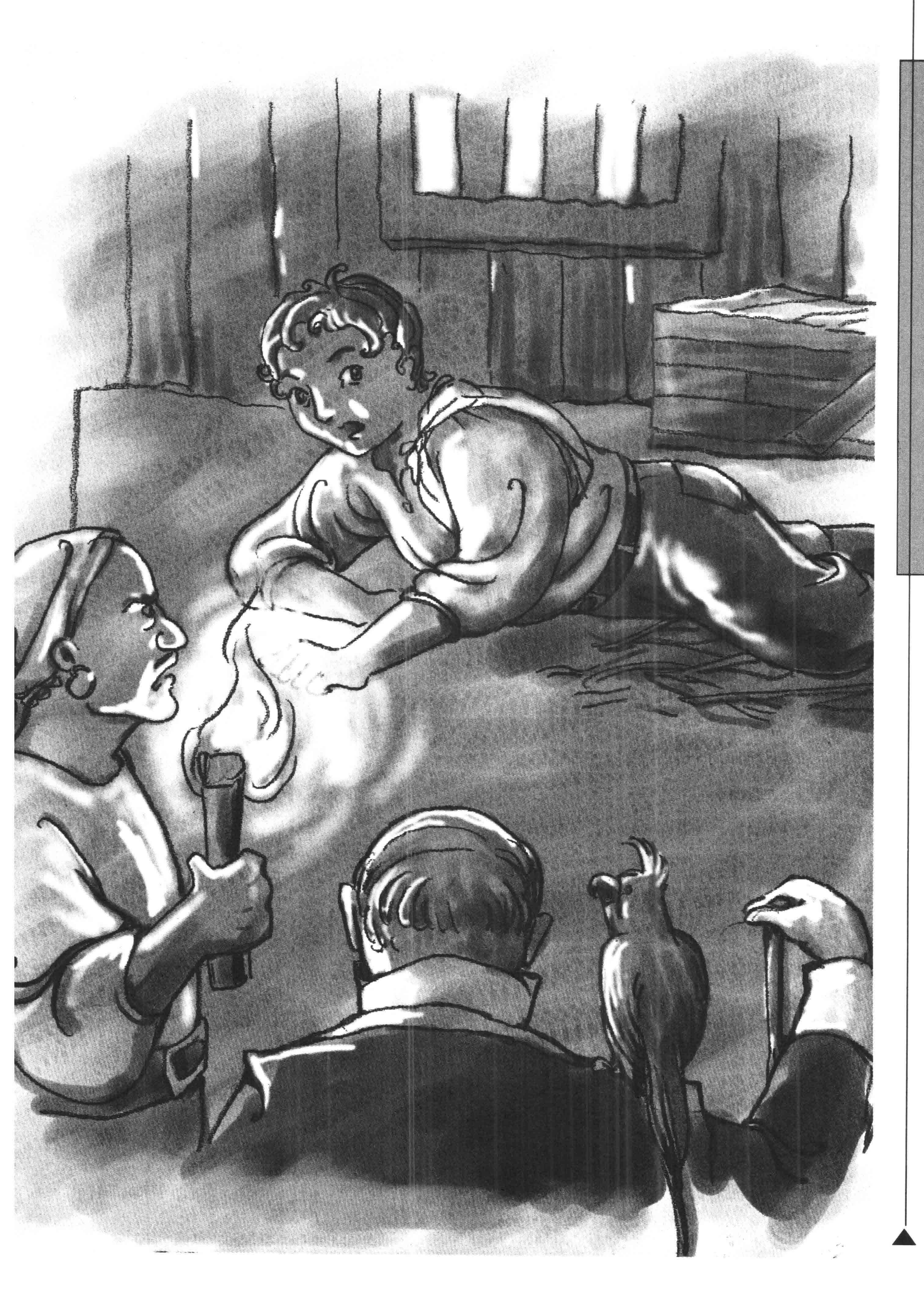
等我想到那是希爾原本養在船上廚房裡的鸚鵡在叫時，已經來不及逃走了。在黑暗中，只聽到希爾叫道：

「是誰？」

我轉身就跑，結果和一個人撞個滿懷，他一合手，就把我緊緊抱住。接著有人已經點著火把，照亮了整個屋內。

「好呀！」希爾說道：「原來是吉姆。」

我終於明白，海盜們已經佔據了木屋和貯存的東西，不過沒看到任何一個俘虜，不知道是逃走，還是全都喪命了。海盜總共只有六個，其



中有五個站起來，另一個則是頭上綁著繃帶，用胳臂支起身體。

他們叫我背靠牆站著，我則壯著膽子瞪著希爾。

「既然你上這兒來了，我就說幾句真心話吧！」希爾繼續說道：「你不能回到你們那一伙人那兒去了，因為他們不會要你，不如加入我們吧！這事由你自己拿主意，我們不會逼你，如何？」

「嗯……」我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我想先知道你們為什麼會在這兒，而我的朋友上哪兒去了？」

「昨天下午，醫生舉著白旗來找我談話。」希爾說：「他說我們的船跑掉了，這時我們才發現船真的不見了。於是他和我講好，木寨整個讓給我們，而他們全部離開，我也不知道他們上哪兒去了。」

我又思考了一會兒，決定把一切攤開來講。

「我不在乎任何後果，我只是要告訴你們，」我說道：「你們現在的處境很不好，船沒了，財寶又找不到，人也損失了不少。這一切都是我搞出來的，我先是偷聽到你、漢斯和狄克的談話，所以我們的人有了防備。而大船也是被我弄走的，留在船上的人已經被殺了，船現在停的地方，只有我知道，你們誰也休想找到它。我可不怕你們，要殺要放，悉聽尊便。」

我一口氣說完，只見海盜們眼睜睜的望著我，一動也不動。過了好一會兒，除了希爾以外，其他人漸漸向木屋的另一頭聚集，低聲交談起來。不久，他們又一個接著一個抬起頭來，眼光全盯著希爾。

「你們想說什麼就大聲說吧！」希爾說道。

「對不起，」其中一個回答道：「我現在還承認你是船長，不過我也想像別的船上的水手一樣，要求實行我的權利，那就是到外面開個會。」

那傢伙說完，行了個海員禮，便走出屋子不見了。其他人也學著說句話，行個禮，跟著走了出去。

「吉姆，你聽我說，」當那些人走出去之後，希爾用低沉的耳語說道：「看樣子，他們是打算丟開我了。不過，再怎麼樣，我還是會護著你，但是你也得救救我，別讓我受絞刑呀！」

我根本猜不透事情會如何發展，只得隨口答應他。

「你可知道，」希爾又說道：「醫生為什麼要把藏寶圖給我呢？」這倒是個令我很訝異的消息，希爾看到我臉上的表情，就知道沒有再問下去的必要。

屋外的會議持續了好一陣子，木屋的門終於開了，那五個人一進來就擠成一團，推著其中一個人向前走。那個人緊張兮兮的把一件東西交到希爾手裡，然後迅速溜回伙伴當中。

「黑牒！」希爾將手上的黑牒翻過面，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啊！『撤職』，就這麼回事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先前第一個提出要開會的傢伙回答道：「這是我們一致的決定。」

「喬治，我還以為你懂得規矩呢！」希爾輕蔑的說道：「我現在還是你們的船長，你們何不先把心裡的委屈說出來，在我沒有答覆你們之前，這張黑牒根本無效！」

「好，」喬治回答道：「我們就一點一點跟你說清楚。第一，你弄了這次航行；第二，我們原本可以困住敵人，並把他們殺光，但你卻放走他們；第三，你不讓我們去追擊敵人；第四，這小鬼是罪魁禍首，我們要處置他！」

「才這四點嗎？」希爾冷靜的回答：「你們認為是我把這次航行搞砸的嗎？難道你們忘了，當初是誰急著要展開行動，還不是你們這些沒大腦的傢伙！要是都聽我的主張，現在不是早就可以回航，大家的口袋

裡也都裝滿財寶了嗎？像你，喬治，你也是愛瞎出主意，窮搗蛋的傢伙之一，難道你能否認嗎？」

希爾噼嚦啪啦罵了一頓，那幾個傢伙臉色土灰，大氣也不敢哼一聲。

「我為什麼放那夥人走？」希爾繼續說道：「你們要搞清楚，殺人很容易，但你們身上的傷和熱病要靠誰來醫治？是醫生呀！隨便殺他們行嗎？或許你們還不知道，不久之後，會有一艘接應的船來接他們，現在吉姆在我們手上，有這麼好的人質，難道非殺了他，你們才高興嗎？

在和敵人談條件之前，我們手上一定要有籌碼，知道嗎？更何況，我並沒有出賣你們，他們為了求活命，已經把這個給我了！」

希爾說著說著，從口袋掏出一張紙扔在地上。我立刻認出那張紙，那張佛林特畫的藏寶圖。

這天晚上的事就這麼擺平了。海盜看到藏寶圖，所有的爭執都沒了，也沒人要再撤希爾的職，我也逃過一劫。接下來，海盜們又喝了一輪酒，然後就紛紛躺下睡覺了。

展開尋寶

「木屋裡的伙伴們，早啊！」有人叫道：「醫生來嘍！」

一陣清晰而熱情的招呼聲，驚醒了所有人。

我聽見那熟悉的聲音，雖然心裡很高興，但還是害怕醫生會責怪我那麼不守規矩和任意行動，更何況現在還跟海盜混在一起，就更不知道他會怎麼想了。

「嗨，醫生，」希爾回應道：「我們今天多了一位小客人，相信你一定很想見到他呢！」

我先看到醫生楞了幾秒鐘，但隨後他說道：「先辦正事，晚點兒再談他吧！」

醫生進入屋內，只對我冷淡的點點頭，就動手去照料病人。他雖然身處在這羣魔鬼當中，但一點兒也不顯得驚慌，就像他平常出診一樣，喋喋不休的對病人說話；而病人的反應也很恭敬，就好像他還是船上的醫生一樣。

直到醫生為那一夥人配好藥，叫他們吃了之後，醫生轉頭對希爾說：「好了，我現在要和那孩子私下說說話。」

「醫生，」希爾說道：「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孩子，不過我的伙計們也很害怕失去他。我看不如這樣吧，就像平常我們都很信任你，把你

開的藥吃下去一樣，只要吉姆發誓不逃走，我就同意你和他聊聊。」

我毫不猶豫的在大家面前發了誓。

「好極了，」希爾又說：「醫生，麻煩你先到木柵外頭去，等你到了，我就帶吉姆過去，和你隔著木柵說話。」

於是醫生走出了木屋。又過了一會兒，希爾將我帶到木柵邊，和醫生面對面站著。

「醫生，」希爾說道：「我為了護住這孩子，可費了不少神，還差點兒因此被撤了職。現在又拿自己最後一息生命做賭注，讓吉姆私下和你談話，希望你記在心上，將來替我說些好話，給我一線希望，留條出路好嗎？」

希爾邊說邊退了一段路，直到聽不到我們說話的地方才停下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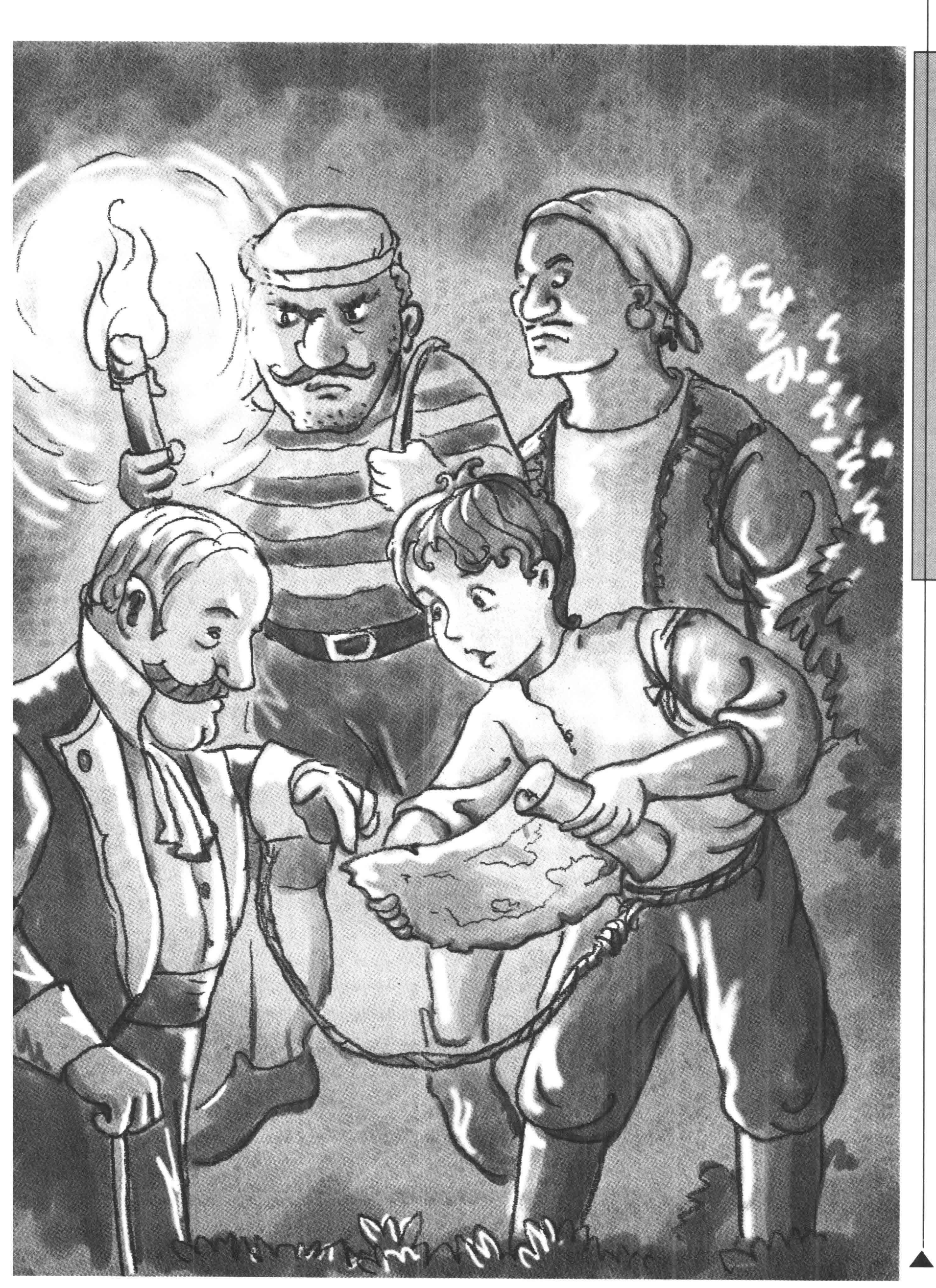
「吉姆，」醫生愁眉苦臉的說：「我實在不想責備你，不過，你趁船長受傷就溜掉，這真是太沒出息了！」

「醫生，我……」我哭了起來，話也說不下去。

「唉！孩子，」醫生安慰我道：「你別哭了。快翻過來，我們趕快溜吧，一切後果由我來承擔。」

「不，」我止住哭聲，說：「我已經發過誓，所以絕不能逃走。只是有件事必須盡快跟您說。」

於是我把海上冒險的經過和大船停靠的地點，迅速說了一遍。「醫生，」最後，我又說道：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，老是自作主張，到處亂



跑，害大家擔心。從現在開始，你們就趕快去處理大船的問題，不要再管我了，我怕希爾護不住我，一旦逼問出大船的位置，就來不及了！」

「孩子，」醫生靜靜的聽我說完之後，說：「又是你適時救了我們，謝謝你！放心，我們絕對不會棄你不顧的。」醫生轉向希爾，大聲說道：「我先走了，不過，我得要求你一件事。」

「你請說。」希爾邊說邊走上前來。

「你們去尋寶的時候，千萬要把孩子帶在你身邊，如果需要幫忙，你就大喊一聲，我會安排人接應的。此外，一旦找到財寶，可得提防有打鬥爭奪的事情發生。」醫生說完，和我握握手，還向希爾點個頭，就邁步離去。

我和希爾回到木屋，吃完早餐後，大伙兒就開始動身去尋寶。而我則在希爾的要求下，在腰上拴著一根繩子，像隻表演舞蹈的熊一樣，被他牽著走。

海盜們為了保證安全，決定把他們僅剩的兩隻小船帶走，於是分成兩批人，各乘一艘，離開了海灣。在航行途中，大家不斷研究著尋寶圖。由於圖上的紅十字太大，不能明確指出方位，而圖背面的說明也模糊不清，那上面是這麼寫的：

「大樹，望遠鏡山肩，方位是東北北偏北。」

「骷髏島的方位是東南東偏東。」

「十呎。」

照字面看起來，是以一棵大樹為主要目標。但從我們的正前方看去，有一片二、三百呎高的台地，上面到處生長著茂密的松樹，混雜著許多棵高聳的大樹，但到底哪一棵才是佛林特船長所指的「大樹」呢？

儘管希爾叫大家別急，等到了目的地，用羅盤測量過之後再說，但每個人還是選定了自己所喜歡的一棵樹，作為特定的目標。

我們划了相當長的一段路程，在第二條小河的河口登岸，開始向台地的斜坡上攀登。這一伙人分散成扇形，在坡地上大聲叫嚷，來回蹦跳，而希爾和我則在後頭跟著。希爾在滑溜的岩石中間行進非常不便，我還得隨時扶他一把，免得他翻身跌到山下去。

我們前進了大約半哩，在快到台地頂上的時候，突然走在左前方的

海盜驚駭的大叫了起來，大家迅速往那邊跑去。在一棵相當高大的松樹底下，有一具骷髏躺在地上，它身上纏繞著一根青藤，令人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氣。

這具骷髏的樣子有點兒不太自然，它的腳指著一個方向，雙手卻像一個跳水的人那樣，舉在頭頂上，恰恰指著相反的方向。

「那邊是骷髏島的頂端，」希爾指示說：「你們照這些骨頭的樣子測測方位。」

不久，方位測好，羅盤針指的正是東南東偏東。

「這一定是佛林特搞得鬼把戲，」希爾說：「竟然把屍首拉到這兒，照羅盤的位置擺著，看了真叫人發毛。」

其他海盜也是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想像著佛林特當初是如何的惡行惡狀，是如何殺掉所有伙伴的。

「算了，算了，」希爾說道：「別再嘮叨這些，他反正已經不能走動，至少白天不會走動，咱們就趕快去找那些財寶吧！」

大夥都安靜了下來，又頂著太陽開始趕路，不過，這會兒大家都並肩緊靠在一起，不敢再大聲嚷嚷了。

在登上坡頂之後，大伙坐下來歇息了一陣。希爾用羅盤測量了一些方位，然後說：「大約正對著骷髏島的直線上，共有三棵『大樹』，我猜『望遠鏡山肩』，指的就是下面那個地點。……」

希爾話還沒說完，突然間，樹林中傳來一陣微弱、顫抖的歌聲，是

老畢爾和這些水手們最愛唱的調子：

「十五條好漢同死在死人箱上——

喲嗬嗬，快喝一瓶酒！」

這六個海盜頓時嚇得臉色慘白，有幾個還跳起身來，緊抱在一起，顫抖不已。

「麥格，麥格，」突然那歌聲停住，改用一種近似哀求的聲音叫道：「到後艙去拿酒來！」

海盜們直楞楞的睜大眼睛，直到那呼聲消失了很久，還是動也不敢動一下。

「這肯定是佛林特。」終於有人喘著氣說道。

「不可能！」我雖然聽得見希爾牙齒打顫的聲音，但他仍然不甘勢弱的大聲說道：「他在世的時候，我就不怕他，就算他成了鬼，我也要和他較量較量。反正我一定要把這份財寶拿到手，管他是人是鬼，都擋不住我！」

可是其他人沒這種勇氣，要不是人多可以增加點安全感外，恐怕大家早就一哄而散了。

大家沉默了好一會兒，希爾又開口說道：「我不明白，就算他是鬼，可是我們剛剛都聽到了回音，請問，既然鬼沒有影子，那他說話怎麼會有回音呢？」

他的這種說法並沒有任何根據，但對那些迷信的水手來說，倒起了

一些作用。

「你說得沒錯，」喬治說道：「剛才我也認為那是佛林特的聲音，但現在想想，那倒像是另一個人……」

「天哪！」希爾突然叫道：「我想到了，是貝恩！」

「這又有什麼差別？」狄克問道：「貝恩和佛林特一樣，已經死了呀！」

「那差多了，」喬治說：「在老水手的眼裡，貝恩根本算不了什麼，就算變成鬼，也沒人怕他！」

大夥的精神都恢復了，臉上又有了血色，不久，他們便再次扛起工具，重新出發。只有狄克一面往前走，一面用恐懼的眼光向四周張望，

而他身上的熱病也迅速發作了。

走了一段不算短的下坡路，我們來到第一棵大樹底下，量過方位，並不是我們要找的目標。第二棵也是一樣。

第三棵則是樹中的巨人，它高聳入空，距地面將近兩百呎，紅皮樹幹有一座小房子那麼大，樹蔭足夠一、兩百人在底下乘涼。可是最令海盜們感興趣的，並不是這棵樹的高大，而是埋藏在樹蔭下某處的財寶。當他們走近那兒，原來的恐懼被貪慾吞沒了，眼裡閃射出熾熱的光，腳步愈走愈輕快。希爾的態度也變了，他忘了自己的諾言和醫生的警告，使勁拉著綁在我身上的繩子往前走，還不時用凶惡的眼光瞪著我。我相信，一旦他拿到那份財寶，一定會逼我說出大船的下落，然後

把島上的每個人殺掉，帶著罪惡和財寶登上船揚帆而去，這才是他永不改變的計謀。

我被自己的那些恐怖念頭搞得心神不寧，不但跟不上那些海盜的腳步，並且還一次又一次的跌倒。希爾的火氣愈來愈大，他粗暴的猛拽手中的繩子，嘴裡還不斷咒罵。

我們終於到達了灌木叢的邊緣。忽然間，跑在最前頭的傢伙站住了，並發出低聲的驚呼。希爾加快腳步，使勁用拐杖戳著地下，像著了魔似的，拼命往前趕。

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大坑，那不是剛挖的，因為坑底的草已經長出來了。坑裡散置著一把折成兩截的鐵鎬，和幾片貨箱的木板，有些

木板上面打了「海象號」的烙印，那是佛林特的船的名字。很明顯的，地窖已經被人發現，而那些估計高達七十萬鎊的財寶，全都被盜竊一空。



返航

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打擊，那六個人都楞在坑口，不知所措。不過，希爾很快就清醒過來，在別人還沒來得及弄清狀況前，他就已經改變計畫了。

「拿著，」他把一支雙筒手槍交給我，低聲說道：「要出亂子了。」

他不聲不響的向側面走了幾步，把我們倆和其他五個人分隔在土坑的兩邊。這時候，他顯得十分親善，我真的很厭惡他這種反覆無常的態

度，禁不住低聲罵道：「哼，原來你又轉向了。」

他還來不及回答，那幾個海盜發瘋似的，一個接著一個跳進坑裡，一面用手挖著，一面把那些木板亂扔。等到他們確定坑裡真的一無所有之後，在喬治的領頭之下，又用憤怒的眼光瞧著希爾，陸續從坑裡爬上來。

希爾始終沒有動一下，隔著坑盯著對面五個傢伙，一副不可侵犯的樣子。但喬治忍不住了，他大聲罵道：「你們兩個，一個一條腿的老賊，一個到處搗亂的小鬼，看我們怎麼處置你們。伙計們，咱們——」

他舉起手，正打算帶領那些人衝向我們，樹叢裡突然發出「啪！啪！啪！」三聲槍響，喬治一頭栽進坑裡，而頭上綁著繃帶的傢伙也倒

了下來。其他三個轉頭就跑，眨眼間就消失了蹤影。

「快追，」醫生帶著葛雷和貝恩一面鑽出樹叢，一面叫道：「我們得切斷他們上小船的路！」

於是我們立刻動身，從深到胸部的樹叢中穿過去。而希爾也迅速跟了上來，他拄著拐杖跳動著，那股勁，連正常人都自嘆不如。

當我們衝上坡頂，發現已經趕到那三個傢伙的前方，便坐下來喘一口氣。等我們悠閒的往山下那兩條小船停靠的地方走去時，醫生簡單的說明了事情經過。

原來，那些財寶是貝恩發現的，也是他一趟又一趟的將財寶搬到他在島上東北角藏身的洞穴裡。當醫生見到貝恩，知道這個秘密之後，便

故意把沒有用的藏寶圖文給希爾，為了就是能平安離開木寨，改躲到貝恩那兒去。

等醫生知道我落在海盜手上之後，便帶著葛雷和貝恩，想先趕到那棵大樹下守候。但沒料到，海盜們搶先了一步，於是便利用貝恩飛毛腿的功夫，溜到海盜前面，耍了一個花招，阻擋了一陣子，才讓醫生和葛雷來得及預先埋伏好。

聽完醫生的敘述，我們已經來到河口。醫生先砸毀了一條船，然後帶著大夥上了另一條船，沿著海邊往金銀島東北角划去。

等來到貝恩的山洞口，屈勞尼已經出來迎接我們。他熱情而和善的和我打招呼，但一見到希爾，就漲紅著臉，顯得很生氣的樣子。

這個山洞非常寬敞而且透氣，萊特船長躺在一堆大火旁休息，而在遠處的一個角落裡，我看見一堆堆的錢幣，還有一塊塊的金條，在火光中閃爍著。

這就是弗林特的財寶，我們這一次來找它，便已斷送了十七條寶貴的生命；過去為了累積這些財寶，為了找尋這批財寶，還不知犧牲了多少人命呢！

那天夜裡，我和所有的朋友們聚在一起，晚飯吃得痛快極了。除了美食與美酒外，最重要的，是在經歷過一連串危險和衝突之後，現在總算安全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們立刻展開搬運財寶的工作。由於從山洞到海灘要

走一浬路，還要再划三浬路才能到大船，以我們這麼少的人力來說，是相當辛苦的。

不過，我們幹得倒是興致勃勃。葛雷和貝恩負責駕小船來來往往，其他人則將財寶一點一點背到海灘上堆著。我因為力氣小，便整天待在洞裡，把各式各樣的錢幣分門別類裝袋，累得我腰痠背痛。

至於那三個倖存的海盜，我們一直沒有他們的消息。當我們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後，曾開了一次會，最後還是決定把他們留在島上，不過我們留下了不少彈藥、醃肉和藥品等物品，作為一份慷慨的禮物。

在一個晴朗的早晨，我們終於準備就緒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勉強拉起錨，將船駛離了北灣，船桅上還掛起當初船長在木寨時升起的那面

國旗。

船離岸不久，我們就看到那三個海盜出現在海灘上，顯然他們一直在觀察我們的一舉一動。他們一起跪在沙灘上，高舉雙手向我們哀求，我們雖然也有點不忍心，但為了避免不再發生叛亂，也不想送他們回去接受絞刑，只好拒絕了他們的請求。

最後，他們當中有一個人跳了起來，大吼一聲，舉槍向我們射擊了一發，子彈「咻」一聲從希爾頭上掠過，將主帆射穿了一個洞。

我們全都躲進船舷，等再抬起頭查看時，他們已經離開沙灘，不見了蹤影。船航行到中午，金銀島上最高的一座山頂，也逐漸落入海平面之下了。

由於船上的人手太少，船長決定將船先駛到最近的一個西班牙屬地

去。船在天黑前進了港，剛下錨，立刻有許多當地居民圍上來叫賣水果和蔬菜。

醫生和屈勞尼帶我上岸四處逛逛，遇見一位英國軍艦的艦長，大家談得很愉快，不知不覺到了天亮才回到船上。

我們剛上船，就看到貝恩臉色尷尬的站在甲板上。他告訴我們，希爾在他的默許下，乘著一條岸邊的小船逃走了。後來我們發現，希爾在逃走前，趁著沒人注意，戳破一塊艙壁，拿走了一袋價值大約三、四百基尼的錢幣，作為他繼續流浪的花費。

其實我們都很高興，只花了這麼少的代價，就能把一個危險人物擺脫掉，真是再好也不過了。

船長在重新召募水手之後，終於順利完成了回國的航程。當初隨「

潘紐拉」號出航的人，只有五個乘著它回來。不過我們的遭遇還不像水手們唱的另一條船那麼慘：

「七十五人同出海，只有一個得生還。」

我們都分得了不少錢，萊特船長從此宣佈退休；而葛雷則奮發向上，成為一艘新船的大副和船的股東之一；至於貝恩呢，在幾個星期之內，就把分得的錢花光光了，又恢復乞丐生活。

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希爾的消息，相信這可怕的獨腳水手，是永遠和我的生活斷絕關係了。

據我所知，佛林特埋藏的銀塊和武器，至今還在島上沒被發現。不過，這已經和我無關，現在就算有再多的馬來拉我，也休想把我再拖到那萬惡的島上去了。